



關西
忠宣公
籙
卷一之二

和16
1275
/



和 16
月 號
卷 六

瞿忠宣公詩

文錄十卷

永備



瞿忠宣公遺像



後學江陰吳俊謹摹

道光丁未原刻
光緒丁亥重刊

身致家國命懸蒼穹扶危持顛
蹇蹇匪躬片土五年千辛萬艱
胡不我延爲之者天公名則完

武進後學李兆洛謹贊

欽定明史瞿式耜列傳

何騰蛟同傳

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禮部侍郎景淳孫湖廣參議汝說子也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吉安永豐知縣有惠政天啓元年調江陵永豐民乞畱命再任以憂歸崇禎元年擢戶科給事中疏言李國樞宜畱內閣王永光宜典銓曹于沐宜秉憲鄭三俊畢懋良宜總版曹李邦華宜主戎政帝多采其言俄陳朝政不平爲王之案請恤孫慎行訟冤速楊鎬王化貞之誅白楊漣左光斗結毒之謗追論故相魏廣微顧秉謙馮銓黃立極之罪因言奪情建祠之朱童蒙不可寬積愆久廢之湯賓尹不可用帝亦納之又極論來宗道楊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二人旋罷去御史袁宏勛劾大學士劉鴻訓逆黨徐大化實主之川貴總督張鶴鳴

先已被廢其復用由魏忠賢式耜竝疏論已頌楊漣魏大中周順昌爲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三人遂賜諡未幾陳時務七事言起廢不可不覈陞遷不可不漸會推不可不慎諡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璫者宜區分又極論館選奔競之弊請臨軒親試末言古有左右史記天子言動今召對時勤宜令史官入侍紀錄昭示朝野事多議行時將定逆案請盡發紅本定其情罪輕重又言宣府巡撫徐良彥不附逆奄爲崔呈秀誣劾遣戍亟當登用良彥遂獲起式耜矯矯立名所建白多當帝意然搏擊權豪大臣多畏其日十月詔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言事蒙眷慮竝推則已細謀沮之式耜謙益門人也言於當事者擯延儒弗推而列謙益第二溫體仁遂發難

延儒助之謙益奪官閔任式耜坐貶謫式耜嘗頌貴甯參政胡平表殺賊功請優擢其後平表爲貴州布政使坐不謹罷式耜再貶二秩遂廢於家久之常熟奸民張漢儒希體仁指訐謙益式耜貪肆不法體仁主之下法司逮治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交章白其冤不聽比兩人就獄則體仁已去位獄稍解謙益坐削籍式耜贖徒言官疏薦不納十七年福王立於南京八月起式耜應天府丞已擢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明年夏甫抵梧州聞南京破靖江王亨嘉謀僭號召式耜拒不往而檄思恩參將陳邦傳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至相劫式耜幽之桂林遣人取其敕印初式耜議立桂端王子安仁王及唐王監國式耜以爲倫序不當立不奉表勸進至是爲亨嘉所

幽乃遣使賀王因乞援王喜而亨嘉爲丁魁楚所攻勢窘
乃釋式耜式耜與中軍官焦璉召邦傳共執亨嘉亂遂定
唐王擢式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來代式耜
不入朝退居廣東

順治三年九月

大兵破汀州式耜與魁楚等議立永明王由榔乃迎王梧
州以十月十日監國肇慶進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
士兼掌吏部事未幾贑州敗報至司禮王坤迫王赴梧州
式耜力爭不得十一月朔蘇觀生立唐王聿錞於廣州式
耜乃與魁楚等定議迎王還肇慶遣總督林佳鼎禦觀生
兵敗歿式耜視師峽口十二月望

大兵破廣州王坤趣王西走式耜趨赴王王已越梧而西

四年正月

大兵破肇慶逼梧州巡撫曹譽迎降王欲走依何騰蛟於
湖廣丁魁楚呂大器王化澄皆棄王去止式耜及吳炳吳
貞毓等從乃由平樂抵桂林二月

大兵襲平樂分兵趨桂林王將走全州式耜極陳桂林形
勢請畱不許自請畱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尙
書賜劍便宜從事平樂潯州相繼破桂林危甚總督侍郎
朱盛濃走靈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澗
副使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式耜與通判
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焉王
令兵部右侍郎丁元壽代盛濃御史魯可藻代延泰未赴

大兵已於三月薄桂林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邦公署式邦急令援將焦璉拒戰初永明王爲賊執璉率眾攀城上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負王以行王以此德璉用破靖江王功命爲參將及是戰守三月璉功最多元粦可藻亦盡力式邦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邦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援兵索餉而譁式邦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旣而璉兵主客不和謀而去城幾破者數矣會陳邦彥等攻廣州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璉亦復陽朔及平樂陳邦傳亦由潯復梧州王聞捷封式邦臨桂伯璉新興伯元粦等進秩有差式邦初請王返全州不聽已請還桂林王已許之會武岡破王由靖州走柳州式邦復請還桂林十一月

大兵自湖南逼全州式邦偕騰蛟拒卻已梧州復破王方在象州欲走南甯以大臣力爭乃以十二月還桂林五年二月南安侯郝永忠駐桂林惡城外圍練兵盡破水東十八村殺戮無算與式邦構難式邦力調劑永忠乃駐興安大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王卽夕西走式邦力爭不聽左右皆請速駕式邦又爭王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邦爲泣下沾衣王甫行永忠卽大掠捶殺太常卿黃太元式邦家亦被掠家人矯騰蛟合箭乃出城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甯明日式邦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金湯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騰蛟軍亦至

三月

大兵知桂林有變來襲抵北門騰蛟督諸將拒戰城獲全時王駐南甯式耜遣使慰三宮起居王始知式耜無恙爲泣下閏三月廣東李成棟江西金聲桓皆叛大清據地歸式耜請王還桂林王從成棟請將赴廣州式耜慮成棟挾王自專如劉承允事力爭之乃駐肇慶十一月永州寶慶衡州並復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圖出楚之計不納慶國公陳邦傳守潯州自稱世守廣西欲如黔國公例式耜特疏劾之會中外多爭者邦傳乃止廣西巡撫魯可藻自署銜巡撫兩廣式耜亦疏駁之式耜身在外政有關必疏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王爲褒納而是時成棟子元允專朝政知敬式耜袁彭年丁時魁金堡等遂爭相倚

附六年正月時魁等逐朱天麟不欲何吾騶爲首輔召式耜入直以文淵印畀之式耜終不入也未幾騰蛟聲桓成棟相繼敗歿國勢大危朝士方植黨相角式耜不能禁七年正月南雄破王懼走梧州諸大臣許時魁等下獄式耜七疏論救胡執恭之擅封孫可望也式耜疏請斬之皆不納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守榕江與甯遠伯王永祚皆懼不出兵會經事大兵遂入嚴關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無戍兵大兵益深入十一月日式耜檄印選出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甯伯蒲纓甯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不聽叱退之

俄總督張同儻至誓偕死乃相對飲酒一老兵侍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王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黎明數騎至式却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踞坐於地諭之降不聽幽於民舍兩人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至閏十一月十有七日將就刑天大雷電空中震擊者三遠近稱異遂與同儻俱死同儻大學士居正曾孫事見居正傳時桂林殉難者光祿少卿汪皞投水死其破平樂也守將鎮西將軍朱因如自剄有周震者官中書舍人居全州慷慨尙氣節武岡失全州危震邀文武將吏盟於神誓死拒守條城守事宜上之畱守瞿式耜式耜卽題爲御史監全州軍無何郝永忠盧鼎自全州撤兵還桂林守全諸將議舉城降震力爭不可眾怒殺之全州遂失

贊曰何騰蛟瞿式耜崎嶇危難之中介然以艱貞自守雖其設施經畫未能一觀厥效要亦時勢使然其於鞠躬盡瘁之操無少虧損固未可以是爲訾議也夫節義必窮而後見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謂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七十餘年養士之報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瞿忠宣公集目錄

卷一 掖垣疏草十首

卷二 掖垣疏草九首

卷三 留守封事十四首

卷四 留守封事十五首

卷五 留守封事十八首

卷六 留守封事二十一首

卷七 耕石齋詩二百二十首

卷八 桂林詩二百二十三首 贈公孫詩附

卷九

浩氣吟三十八首 別山遺稿附

家書五首

卷十

雜文十八首

右瞿忠宣公集十卷常熟許氏所藏

國初未敢行世故

四庫書中不著其目

聖朝寬大如熊襄愍之集乾隆中奉

旨進御

命其子孫刊行之則是集安可以不傳世也原本分十二卷而誥勅行狀誌銘追輓幾溢其半今皆別而出之舊無雜文許君爲搜採補之公奏議尙有被逮申辨疏力辭廣西巡撫疏薦錢繼登譚貞吉等疏見于公

子元錫所爲狀以非全文不復入定爲十卷雜文或尙有遺者則俟續獲而補焉校梓始道光十四年九月越明年四月竟兆洛獲與讐字之役謹識其後曰公之在掖垣也僅七月而疏凡數十上時天下雖已破壞而疆索粗完紀綱粗立公所建明皆一時之急於正人心厚元氣所以匡主德延國脈者皆略具於此使得竟伸其志於定傾救敗之道猶有冀焉思陵初亦信嚮行其一二及以會推閣臣入溫體仁之譖惑志遂不可解擯斥不顧好惡奪于愛憎是非眩于名實日甚一日以至于亡聖人所以有災必逮身之戒也悲夫畱守封事隨事補苴動成掣曳運際流極尙何言哉當桂林播蕩危于幕燕臣主一心以禦外

悔尙恐不支而吳楚內訌孫李外張小人之禍人國
至於此乎公之不肯從永明西行而以畱守自任也
亦猶史忠正公之不肯在朝而願爲介冑馳驅耳蓋
逆知王坤劉昌允之輩不可調劑而朝中文武不能
無水火也雖然百六艱難之會必內有重臣握紀綱
張法度運籌決策聯絡指臂而後可以圖功永明柔
仁主耳非有英姿明略足以憚懾羣下也呂大器文
安之稍有聲望可倚仗而或死或出矣彼吳炳王化
澄嚴起恆何吾騶丁魁楚諸人而望其匡弼弱主制
馭宵小哉況當時所藉以死灰復然者十三鎮之降
將耳彼皆犬豕豺狼之不如勝則奮臂攘功敗則回
面內寇名爲勛鎮甚於盜賊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
之矣不得已則去兵不得已則去食烏有招盜賊以
自殘其民而可以爲守者乎事已無可奈何姑竭匪
躬之節置死生於度外以告天地而報君父焉耳夫
田橫島中壽春城下覽古者猶爲之涕泗橫流而況
壞梁木於頽厦殞大星於傾天慷慨之士烏能不悲
其志而閔其遇也後學武進李兆洛識

瞿忠宣公集卷一

掖垣疏草

任人宜責實效疏

題爲圖治莫先用人任人宜責實效敬陳末議以救時艱
以維泰運事臣三世累受國恩六載叨居民牧當逆穢薰
灼之日正跽伏草土之年請劍有心傾葵無路茲者幸逢
堯舜首出日月重明遠追懸鐸之風大暢闢門之典雖樸
樛如臣者亦得濫廁掖垣臣卽捐糜頂踵何以報答高厚
竊見年來紀綱淪斲廉恥銷糜國是乖張邊功虛冒總繇
爲大臣者顧身家之念重急君父之心輕澆忍依阿相習
成風祇以全副精神爲邀榮免禍之術而內而百司庶僚
外而藩鎮節鉞靡然從之莫知底止今我皇上誅凶翦逆

黜佞褒忠曾不半載而海內人心士氣俱奮然有頑廉懦
立光景古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非皇上文武聖神烏覩
此哉然皇上勵精圖治朝夕不遑而臣下反多頽靡玩愒
何也則政本之地委宜得人也當神廟初年江陵柄政凡
民生國計吏治邊防事事綜核件件精明自大臣以至小
臣自內臣以至外臣凜凜救過不遑隕職是懼雖事嫌刻
覈元氣微傷而廊廟邊疆皆有精明疆固之象則以江陵
不徇情面惟責成功故至今譚相才者猶不能不追思之
也邇來相業其不肖者固無足論卽所稱賢者大都主調
停之說模稜兩可絕無主張甚且望意指於把持朝局之
人凡所票擬甲乙交是涇渭不分間有異同又屬偏見狃
地如此諸司何以奉行綱目何繇張舉臣愚謂處今之日

論相者當先論相骨論相才而後論相度閣臣李國樞雖
登庸於逆璫用事之日亦其遭時不幸然近居政府見其
主持調燮儘有可觀且練達老成事機到手了了能辦此
斷宜畱之以待舊輔之來且以聯新輔之脈者至於已挂
彈文而中懷猶豫當茲聖明在上日月照臨滄滌肺腸以
圖報塞愛惜名節而思見幾此其時矣輔臣而外首急銓
臣銓臣爲用人總途秉心固貴公虛而尤須有定識有定
力廣聰明於四達而又未嘗寄耳目於私人破畛域於周
行而又未嘗引姦回於捷徑中外屈指於王永光中立不
偏允稱其任眾議久已僉同矣似宜卽推銓席以竟其用
而司農之任如鄭三俊李長庚畢懋良皆其選也當此民
生告匱邊餉告急之時又可不速補一員以濟燃眉乎其

次又莫急憲臣先朝顧佐爲御史大夫鐵面霜稜臺綱凜凜至今言之令人起敬起畏蓋御史大夫總持法紀激濁揚清非勁骨清操夙著朝端者不能勝彈壓之任也以臣所聞如原任南總憲曹于汴挺特立獨行之節有不爭不黨之風以肅百僚其庶幾乎至於巖關要地非得真正邊材兼肯實心幹事之人鮮克有濟如原任兵部侍郎李邦華八面雄才按浙撫津實饒經濟舉朝無不知之者近者諸臣虛公推轂業蒙賜環但以河道處之雖非用違其才尙覺才優於用似宜亟改補戎政之缺與樞臣王在晉共協中樞以備關門督師之選而呂純如祁伯裕武之望諳練邊事猷略過人皆可當中樞戎政之任者邊才不妨預儲樞席繇來添設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臣初入班行非

敢博薦賢之名也念欲挽玩愒頹靡之世須先用精強卓特之臣且銓憲二臣尤與政府相爲表裏兵農重任更須宏才共効勛圖治急著實無踰此伏乞我皇上申飭新舊輔臣共矢精誠力肩重任稟擬勿徒循酌覆二字敕幾務期臻實效一途更嚴敕會推諸臣大破方隅廣羅耆碩俾邁軸名賢蚤登一日則朝廷蚤收一日之用其有裨聖治非尠小矣臣無任激切悚仄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具題五月初三日奉聖旨首輔宜畱自是公論銓憲兵農委宜得人所薦王永光等還著確議推用該部知道

順情平法疏

題爲王道有必順之人情聖朝無不平之法紀謹摭芹曝

之忱仰佐蕩平之治事臣惟學論平天下而歸其道於絜矩矩者何卽上下前後左右人情所必至之處也賞罰彰瘡微有偏枯好惡是非遂生龐雜固未有建極之聖主而不求合于直道之斯民者年來逆璫煽禍衣冠巨寇從而翼之賢奸倒置忠佞紛淆長安不見日久矣天開聖主離照當空彰瘡風聲炳燦千古海內人心真有危而復安晦而復明景象然以臣愚見尙有一二不能快乎輿情者則以在廷諸臣各執我見不肯去爪以歸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如張差之案主風癩者雖爲仰成慈孝之深衷然主梃擊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千金之子突有無知執械闖入內室爲紀綱者尙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癩二字抹之乃慈甯召見

劉光復以半吞半吐之詞迹涉唐突以致觸怒幽囚今旣追錄其忠贈卹祭葬頻頻有加矣而赤心保護東宮之王之案無望贈卹殊恩弁復官而斬之至今藁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恐先帝有靈當自憐之千秋有史當自白之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一案主弑逆之說者固屬偏見然先帝聖躬委頓至此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彼崔文昇李可灼不加顯戮則亦倖矣乃優旨批答放歸原籍揚揚晝錦卽今聖明在御褒忠殛佞千古一時被嫉惡防奸之孫慎行尙推敲啓事不遺餘力而么麼可灼先登訪冊儼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心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二也移宮一事在楊漣左光斗等一時激烈微過或不能解于居功逼上之疑然一腔擁護先帝爲心亦未始

非杜漸防微深意賈繼春之持論自是移宮後一截處分所以補漣說之未盡非相反也今必欲以移宮一議爲漣罪案何居乎漣幸而有擊璫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奸大功贈卹不得不從優耳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案孫慎行同其沈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彼失事者罪總無逃矣乃熊廷弼梟斬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汎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堂甚且有以化貞登薦牘者又何以服廷弼之心弁何以服天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以封疆殺而究竟無人敢訟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而漏網者漏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其有無然其主意無非羽

翼先帝於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傯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於泰山初非與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軌之謀也今乃動輒以楊王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卽王亦豈可與魏對又以楊左交結王安與崔呈秀交結魏忠賢同類並稱凡有心知孰不痛之今卽贈廕卹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忠被此惡名保無飲恨于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綱也而宰相尤爲諸大臣之綱向者阿璫取容藉璫作勢已多次第伏法然大者卿貳小者臺郎彼見巍巍政府甘作乾兒誰不惴惴身家自捐名節今五虎輩雖罪未盡法贓未籍沒人心猶有餘憾然亦旣顯暴其罪狀于天下矣彼造意主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固寵逐羶無醜不備之顧

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銓璫敗而猶彌縫之黃立
極顧乃死不戮屍生不禡奪竊恩綸而誇奕世擁富貴以
樂餘年其何以爲大臣黨閹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
也至于同爲首擢慘殺之忠臣也乃楊漣左光斗魏大中
先後業邀卹典而六臣何以偏遺其半將需論定於何年
同爲建祠奪情之逆黨也乃李養德潘汝禎等削奪業有
明章而延撫何以獨寬于法夫豈線索之潛布以至被彈
破甑不難躡居清署而逆璫時橫遭削抑之盧化鼇李若
愚貢修齡等反尙聽其浮沈廢籍名賢方悲目斷華津而
神祖朝顯被察處之湯賓尹反謀爲之推轂諸如此類均
屬未平方今公道昭明羣情踴躍已無復閉鬱偏枯之病
而或巨奸偶藏鋒于脫網或幽貞猶抱泣于向隅或薰蕕
蒼素一時尙多存譌亂之言或黜陟袞鉞四海未盡愜澄
清之望有一于此俱非蕩平臣是以不避恩讐不顧鼎鑊
爲我皇上直陳其原委伏乞我皇上詳加鑒察將臣所奏
付質公評更敕在廷諸臣共捐偏倚之心仰佐平明之治
要使是非迴別人情無不協于中舉措咸宜法紀無不歸
于極堯舜綦隆之盛治再見于今矣臣無任激切悚仄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初六日具題本月初九日奉聖旨忠憤
諸臣豈宜久抑封疆失事自有定律魏廣微等不必追
究其餘應卹應擢應處公論既定不得再稽湯賓尹不
必議用該部看覆

直糾貪昧閣臣疏

題爲直糾貪昧閣臣以肅朝廷以伸士氣事臣聞禮義廉恥是謂四維維者維國也況宰相尤秉國之均而四方是維者乎自天啓四年以後大臣背禮滅義捐廉棄恥良心夜氣漸滅無餘如臣前疏所指魏廣微顧秉謙諸人行徑不同奸貪一轍真舉朝之所羞聞而士林之所不齒者也近者施鳳來張瑞圖以人言去雖各有本末原不相掩然碑文四六業經道破豈容醜顏蒙面復玷朝班皇上允其告歸真所以全大臣之體亦所以重朝廷之體乃不謂尙有瘡痍滿身依棲丹闕污政府而辱綸扉如大學士來宗道楊景辰其人者宗道居宗伯時爲罪樞崔呈秀父母疏請越格祭葬奏內在天之靈久已喧傳海內然屢經論列甘作耐彈綿花彼其意不過謂此事業已卸責承行吏書止自居失于簡點便可了此公案夫大臣有一奏疏不能簡點而反能平章軍國者乎臣又讀邸報見河南按臣鮑奇謨辨建祠一疏忽邀守正不阿之旨殊駭聽聞及經台臣甯光先參駁皇上查票擬何人宗道乃自認票出其手而止以識見不明衡量不確自掩其非閣臣身掌絲綸惟辟威福所從出也而乃至票擬失倫使煌煌天語不見信于天下萬世罪將焉諉而尙可使之一日居揆席乎至於景辰在翰林在禮部時三疏媚璫鑿鑿有據皇上業簡媚璫諸疏陳於御前彼其媵阿醜態業已無逃秦鏡中矣爲景辰者自揣清明之世公論難容急應引退林泉猶不失爲自全晚蓋之策乃乘李國樞謝病之日居然首輔自居揚揚入閣辦事一似全無瑕玷容人指摘者獨不思國樞

從無媚璫實蹟止以人言一至大臣義不可辱遂爾浩然
長往今景辰自勵果能與國櫓相低昂乎否乎臣又從邸
報見景辰直陳要典一疏夫要典之副總裁景辰與焉方
自幸得廁名不朽之書及崔魏既敗是非大明乃蒙面轉
身又欲自附于議燬之公舌以爲藏身著腳之地小人屢
易其頭面君子直見其肺肝矣亦可使之一日居揆席乎
臣非不知兩臣皆出自枚卜豈容漫爲指斥第念當日會
推閣臣之人未必皆赤心自意之臣也懼公論之不容推
轂固多賢者牽情面之難割吹竽豈乏私人兩輔臣之協
夢卜于金甌未必非天心之試鑑衡于皇上今皇上畱兩
輔臣國體之所全者小皇上去兩輔臣國體之所全者更
大兩輔臣皇皇求去而皇上畱之國體之所傷者少兩輔
臣戀戀求容而皇上畱之國體之所傷者實多昔嚴挺之
甯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甯不作相不見牛仙客當
此瀾倒波靡之後正宜擇清貞勁挺之士居揆地而作楷
模于以惕方醒之人心作从顏之士氣乃平章何地任此
輩久據長饗使天下賢士大夫謂如此聖朝而思失鄙夫
猶赫赫居具瞻之位恐非所以煥重光之日月而扶再造
之乾坤也伏乞皇上卽將來宗道楊景辰速賜罷斥以爲
大臣貪昧無恥者之戒但使朝廷得肅士氣得伸卽禡臣
職以謝兩臣臣固甘之矣臣無任激切悚仄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十三日上十六日奉聖旨輔臣來宗道
楊景辰經朕畱卜簡在政地方隆委任以罄新猷何得
一概肆詆姑不深究該部知道

嚴誅附黨臺臣疏

題爲公論漸明邪氛復熾謹據實糾參懇乞聖明嚴誅附
黨臺臣以快人心以清仕路事臣惟魏崔之世舉朝混濁
不清附羶逐臭之夫保富貴全性命爲急其蒙面喪心有
繇然也今者聖明在上日月雷霆罔不照臨罔不震疊誰
敢復有懷私植黨鼓煽邪說淆亂是非以自干聖朝之三
尺者乎乃不圖竟有江西道御史袁宏勳其人者宏勳于
辛酉分校北闈賄賣關節噴有煩言近者鑽謀考選以同
鄉周昌晉之力得濫廁臺班長安無不薄之乃乘權藉勢
穢狀彰聞有謂其爲劉志選之甥日求當事寬處又爲兒
女親懷挾舉人邵喻義營求辯復者有謂其受五彪內許
顯純之賄致書刑部問官求寬擬罪因公論不容乃求寬

刑又爲顯純之弟顯道求寬刑輕擬者事涉風聞姑不具
論止就其章奏內顯而可據者如薦閻鳴泰行邊而力參
督師王之臣彼豈眞爲封疆慮哉鳴泰自知清議不容欲
借行邊以掩其媚璫建祠之罪特授意親知以五千金囑
宏勳參之臣而薦已而宏勳不得不從之也而一疏列薦
武弁數人此豈皆赳赳干城之任而絕無根柢之容者乎
金珠萬金之說未必無據矣又如孫慎行訪冊遺名以公
論不容勉強增入此亦舉朝大不平也宏勳乃特疏參之
且比之構釁宮闈之梁夢環劉志選而慘死詔獄之左光
斗周朝瑞等復遭罵辱已被聖恩之惠世揚毛士龍等復
嚴禁錮一手握住居然與通國爲讐而不顧天下萬世之
公議此尙有人心者乎至於舉朝之推薦舊輔韓爌也固

屬輿情亦出聖眷宏勳或迫眾論之公或切師生之誼薦之可矣乃始而薦之既而譏之且一疏中既佗望其蚤來復懸料其不出語語譏刺言言阻撓又惟恐曠之果出卽出者此真逆見曠之必不效乎抑有礙于嫉曠者而不得不出此疏以逢其喜乎朝廷特起召一大臣乃以供宏勳口舌之播弄乎尤可異者邇來政府專事調停漫無張主自閣臣劉鴻訓與同官李標入直辦事掃卻情面一力擔當旬日間遂覺有一番振作精明之象乃宏勳自以去其所睚漫肆詆排不曰兇鋒殺氣揚揚眉宇則曰獨腕把持公行報復使如宏勳之意必模稜兩可凡有論劾牢守不必深求不必追究二語而後爲培養元氣乎必曲庇論劾之人而重加言官之罰輕則罰俸重則降調以謝被言者而後爲主持國是乎且被言者生平各有本末舉朝自有公論不得概舉也卽就中處分一時或微有分別未清之處要如明旨所云功過各不相掩亦不得藉口伏翻案之端也今乃日爲崔魏報讐不知宏勳此疏又將爲何人報讐乎尤可異者賄中逆子喪心無賴之孫之獬主張要典極力殺人之徐紹吉舉朝方以處不盡法爲憾而宏勳則爲致惜致痛而孫慎行之登薦此出輿情毛士龍之投到原奉明旨與閣臣何與而亦牽批入內豈宏勳所謂大開羅織之門彌張打盡之網者其自道乎至誣閣臣以滿載參貂潛通賄賂上有莫欺之天日下有直道之斯民又無容與之分辨矣總之宏勳脚跟本邪行事本穢自知無逃清議乃故爲撒潑無賴以爲自救之急著而又有主謀徐

大化等爲之引其線索佐其兇鋒宏勳特受發縱指示于
人而已全無張主者也堂堂鷹鷂不思爲朝廷驅奸指佞
而乃爲私人修怨復仇且今所值之時爲何等時今所事
之主爲何如主而魑魅魍魎公行白晝共驩苗繇煽燄虞
廷豈不亦咄咄大怪事哉伏乞皇上毅然雷斷卽將敗羣
之宏勳嚴行究訊主使何人撓亂何意立加顯戮以爲邪
說亂政者之戒仍申諭閣臣力矢擔當勿懷猶豫堅持初
意仰答聖恩與同官李標等協恭和衷商榷機宜一切票
擬不激不隨歸之至當將見煩言永息而至治彌臻爭黨
盡消而蕩平立奏矣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十六日上十九日奉聖旨袁宏勳狂肆
誣詆新輔致干清議委屬可恨這所奏益覘公論知道

了該部知道

黔事速賜處分疏

題爲黔事萬不堪再誤黔督萬不可誤黔懇乞聖明速賜
處分以毋自誤封疆事竊惟今天下大事莫過于遼與黔
之用兵而近又興閩寇顧閩伺黔釁而生者也黔又伺遼
釁而生者也遼陽旣陷尙有廣甯一旦驚風鶴之逃爲拱
手之棄人皆曰王化貞熊廷弼之罪而不知本兵張鶴鳴
之罪殆爲過之夫鶴鳴胸填鱗甲咨逞魚然其踞中樞也
無他伎倆惟有潛通線索于魏忠賢日佐王化貞以與熊
廷弼構鬪于口舌間耳及河西逃潰廣甯七百里之地輕
輒斷送而鶴鳴自知不能脫然無累乃輒起奸細一獄以
自爲功以爲卸罪地夫文致一二莫須有之奸果可以贖

失策喪地之罪乎殺人自掩卸罪冒功卽立伏斧鑕亦豈
爲過乃猶揚揚視師垂涎故座藉非公論沸然省臺諸臣
彈射卽求踉蹌一去亦不可得矣顧畢竟以忠賢與援之
力得道于三尺非倖之倖乎未幾徒黨崔呈秀來與李魯
生共謀更首推轂鶴鳴起南工部尙書又未幾改兵部尙
書總督川湖等五省兼巡撫貴州也借言鶴鳴向撫貴州
輕車熟路耳不知邦彥初本安酋餘孽小醜易制自鶴鳴
噉其厚賄署攝巡捕假以兵權遂成尾大不掉之禍是誰
階之鶴鳴不但誤遼且誤黔已明彰較著矣乃必欲噓灰
再燃者豈其爲封疆起見哉魏忠賢看工時大言欲用鶴
鳴于黔李夔龍等頰首奉命誰不聞且見之蓋此時忠賢
等逆謀已定多布腹心于天下要害之處西南半壁非鶴
鳴不可恃故陽建置之陰倚託之而去督撫閔夢得以一
事權于鶴鳴從中舉事無慮川湖等處矣初入黔時卽鶴
鳴妄自擔當亦輒意邦彥夙與渠狎可受繚籠萬一撫成
且先爲忠賢豎一片功德碑與摩崖銅柱均稱不朽豈非
鶴鳴快心事乎乃天祥聖明長夜忽旦乾坤氛氣一朝頓
掃鶴鳴冰山忽頽魂魄若失邦彥更輕其昏耄益肆悖慢
木牌遺書數其爲撫時受過黃金珠玉以巨萬計乃始怒
而議勦夫勦豈易事鶴鳴豈能用勦以收功者但聞其驕
蹇如故凌轢有司鞭笞士卒一切文移並束高閣時有章
奏俱左右代爲之市棍衙役皆以賄賂濫給參遊劄付冒
餉無算試問鶴鳴入黔閱歲曾設一奇畫一策乎曾交一
兵接一矢乎日曉曉索餉二百萬卽具二百萬餉果能無

冒破而盡用以了黔事乎故臣謂其五官之不靈必不能使百萬之用命則宜去僨轅于已事必不能使桑榆之晚收則宜去逆賊之心膂必不能鼓師中之忠勇而成闕外之大功則又宜去不但去督撫併其向來宮銜世廕濫冒隆恩一概褫革臣猶見有逸罰也竊聞曩者播州之役初爲江東之譚希思等誤糜財喪師後用郭子章于貴州江鐸于偏沅支可大于湖廣而李化龍爲總督夫然後分兵八路奏功一時雖其眾力齊奮實由提掇有方也爲今之計無如仍設黔撫而擇堪總督如楊鶴傅宗龍朱燮元閔夢得者駐于蜀之重慶遵義間楚蜀滇粵同心共濟如臂使指輸餉不貲多方設處務爲蕩平休息計庶有救乎如滇撫謝存仁盡撤防雷益兵示不復爲犄角意且去歲欲輕身入水西受降非黔中院道力阻不幾爲王三善之續乎所當擇人而用以望助黔一臂者也臣方草疏更聞鶴鳴遣子張大同輦金來長安更多攜空頭劄付市鬻又當有神通以施矇瞽以保富貴臣不量輒爲直糾祇念封疆大事關係至重不敢避兇鋒以嘿嘿伏候皇上立賜乾斷施行幸甚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上二十五日奉聖旨黔事越在遐方久未抵甯朕日夜切心所奏張鶴鳴不堪重任楊鶴傅宗龍等宜推擇往代是屬急著著該部卽看議來說

特表忠清疏

題爲特表忠中之忠清中之清慘中之慘仰祈聖明特賜

殊旌以風頹運并乞優恤冤獄幽魂以回天和事蓋聞褒忠獎直帝王勵世磨鈍之大權拔異旌尤聖人微顯闡幽之妙用自闡賊魏忠賢與奸相魏廣微表裏爲奸羅織忠臣誅鋤義士一時慘死諸臣詎可置短長于其間哉顧就其中屋漏盟心純乎君父家如懸磬節比秋霜詔獄之際開千古廷尉所未有之刑畢命之時受千古忠臣所未經之痛則于諸臣中職獨揭三人焉曰楊漣魏大中周順昌三臣以公正發憤而遇禍災天下亦了了見之矣然亦混跡于同死諸臣之中而未有能發其幽光者夫漣何如人也自爲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己任家徒壁立志氣軒如其筮仕臣鄉常熟也鐵面冰稜吏胥不敢仰視而愛民如子卽嬰兒婦媪咸得自盡其情蒞虞五年不

錢百廢具舉錢糧之絕火耗上下百年僅見漣一人耳入計時止餘兩袖清風欲送其老母歸楚至不能治裝以去及居言路揚清激濁屏絕餽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但一言及國家之事未有不耳熱面發赤如念其祖宗父母迴腸刺心談及神祖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臨死之日亦旁無一語但呼高皇帝陛下而已逮繫之日漣自湖廣達京師三千餘里隻身策蹇驢未嘗一日乘小肩輿未嘗一日騎馬背入都門小民有歎息楊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于此詰朝而歎息之人斃命于厥衛矣誰復敢私語稱其冤者漣死于溽暑踰四日方奏聞比領屍骸手指腫爛欲斷足之聯于脛絲毫耳迨下令湖廣追贖漣傾斜一屋所值幾何漣母棲城樓諸子乞食以養之縣官無可



奈何爲設櫃于四門遠近士民爭來投櫃納至萬餘金夫
應山非甚富饒也惟正之供猶自難完而爭爲漣納此豈
能徵發期號哉夫人臣抗節直言慷慨殺身歷代史書常
常有之如漣之貧不言清勞不言功從容就死無怨無尤
方之宋岳飛明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檜之手而俯首就僇
斯亦可謂人臣之極則矣若大中何如人也大中爲孝廉
十餘年足跡不一至郡縣之門設館餬口欣然自足自成
進士以至受職行人擢選諫職從未嘗受人一錢官至吏
掌垣猶賃屋以居無一椽一瓦邑中豪強與縉紳家凜然
畏如嚴師而獨與閭里小民如家人父子逮之日微臣與
南京吏部主事魏浣初往送之見閩邑哭聲震天捶胸踊
地黃童白叟無不皆然及覽追贖之疏不過里老代完銀

若干士大夫代完銀若干大中書劍賣質銀若干而已當
魏璫虐餓熏天耳目布滿之日使大中不真賢豈能號召
士民爲之還贖使大中不真貧真苦至于此極有司又敢
如此上聞乎大中同官旂過常州知府曾櫻送之泣然淚
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臣子死于王家男兒常事何必
爾爾櫻括清俸百金託詞臣鄭鄮轉致大中堅持不受曰
譬如發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簣華
而皖不敢以不易也嗚呼櫻固賢大中尤不易矣至其詣
鎮撫也大中受殊刑未死獄吏以藁席卷其肢體倒豎于
地如是三日啓而視之中大目睛猶轂轂如轉輪旣死魏
賊令獄卒投其屍以喂狗故夫大中之屍所存者狗之食
餘耳大中之下獄也嚴戒其子學泚曰吾當死子不當死

子死則寡母誰侍幼弟誰教故不令其子至獄門一步比學泚扶柩而歸猶未知大中之死狀至病中忽然聞知一號而絕嗟乎子孝臣忠萃于一門矣若順昌之死則又異焉順昌性賦清嚴嫉惡如讐卽親朋不少假借官福州司理墨吏望風咸解綬去值稅璫高竊肆毒順昌方署府篆挺身抗其兇鋒民賴以靖忤璫之聲喧播朝野擢居吏部一洗陋習四方竿牘絕弗敢通請告歸籍止用肩輿一乘行李二擡而已里居時微臣時一過訪之見其田無數畝室無數楹蕭然如老衲寒僧意豁如也魏大中逮過閭門順昌以大中必死親詣其船縷縷問其家事遂以女許大中之孫緹騎以聞璫銜之最毒遂假手李實一疏逮賢臣七人而順昌與焉順昌居鄉不畏高明不侮鰥寡等之大中以故俄頃之間吳閭數萬士民狂號亂哭眾憤所激擊死官旂幾成大變順昌跪而哀求謂爾殺官旂而又不散貽我不忠且滅我族小民無奈順昌之哀辭而後散去民誠無知而順昌之生平亦略可見矣初諸臣之逮至也魏賊使人給左光斗曰爾輩第不辨一言當俾爾等生還于是光斗誠諸臣我輩畱此身異日尙可爲朝廷用今日徒死何益是以諸臣無一言然終以死順昌實憤之故至鎮撫司而唾罵者惟昌耳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踰牆而擲其屍于夾道中獄中巡卒撫其屍以磁鋒割其股血潰而甦復械至錦衣堂上昌觸石碎首血濺几案罵魏賊不絕復加重刑立時隕命使諸臣之死盡如昌魏賊或亦爲之寒心也此三臣者其清風高節無愧于高攀龍鄒元

標而死事之奇慘過之死事之奇慘諸臣多有相同而清之至極忠之至純三臣似尤覺振衣千仞之上今楊漣旣已廢諡祭葬無弗兼舉天下感國家待大臣之禮不薄而大中與順昌僅蒙贈廢祭葬而未有諡祠職愚以爲聖王御寓必有一番越格超常之典以優忠節之士如漣如大中如順昌方之前代則楊震范滂之流卽求之本朝亦劉球海瑞之匹此卽得一人焉已足砥峙頽波乃三人旣並生于一時而三人被禍之慘亦並集于一時上下古今指不多屈似應將三臣特加旌表于贈官廢諡之外總敕賜一祠仍給扁額俾三臣生前爲第一清忠之品死後亦邀第一褒卹之恩且三臣臭味一同英靈不散其盡忠以報皇上固不以存歿而殊而且使薄海內外知大聖人待純忠亮節如此其殊異優崇孰不剗腸瀝血以圖報稱其所爲鼓舞激勸之方尤迥出于尋常旌典萬萬也抑職于是而有感于天時之驕亢不雨也豈以皇上之精誠而不能格之冥漠昔有匹婦含冤而六月飛霜者今魏忠賢之冤獄豈止匹婦而已乎其已蒙皇上之恤錄者大抵皆官僚也而青衿之立斃窮民之橫死獨非天地生之君父育之者乎其斃於鎮撫司者或猶得而知之其無端而斃於東廠者不但人不知其事抑不知其姓名矣杳杳遊魂其肯瞑目乎職謂宜下令鎮撫司與東廠衙門凡魏忠賢六七年中所殺之人盡數查出或有其夫已死而其妻不能自存或其子已死而其父不能自活皆令所在有司略與優恤或竟有父子兄弟盡無所存而魂魄茫無所歸者則下

禮部爲壇以招諭之昔伯有爲厲子產立後而厲息況帝王之臨天下也明以治臣民而幽以治鬼神其道不能偏廢且昔日無辜之臣民橫受魏賊之慘死而今日無辜之百姓又以死者之怨氣受天災之旱疫是何魏賊之流毒無窮期也故弔死理冤又今日挽回天意之要義也伏乞我皇上允職所請卽敕該部速議具覆立見施行職無任激切惶悚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六月初二日具題本月初六日奉聖旨這本說楊漣魏大中周順昌之死最慘宜全給廢謚建祠賜額著該部議覆又說逆璫七年中廠衛斃死多命大千天和良是卽著順天府于祈雨壇側共爲一祭以慰幽魂該部知道

具此疏將上先致扎於長山劉青岳高邑李建霞兩

縣相公今并原扎附錄

病中具一小疏欲爲詔獄中異等三人乞殊旌也字宁
可質鬼神須老相公主持批允不肖藉乃敢上茲先以
藁呈覽此固匹夫匹婦之公心亦忠臣義士之榜樣也
惟老相公圖之特此候示不一

端相本疏

題爲公清館選之途以端相本事臣竊聞昔賢云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子之置三公蓋法上天之三光也臣嘗稽古之三公論道而不與政漢之三
公治事而不論道惟我朝之設閣臣旣論道而又與政入
則論思啓沃關君德之污隆出則定事決疑首百官之善

敗任莫重焉然臣見近日政府立身非禮公論共排譏刺
滿身鱗甲以出橫口激詈等於市徒竊歎官至揆席豈復
更有加之者縱不爲一身名節惜獨不爲官常愛大體乎
反復尋繹其故蓋繇發軔之途不清樹藝之種不慎也臣
考國初宰相不專拔于翰林之一轍累朝相沿途徑猶寬
至世廟以來則枚卜之舉大抵俱屬之翰林矣是庶常之
官卽他日平章軍國之人今日卽慎選行修言道之士猶
恐他年晚節或未愜其初盟豈有始進之時先叢物議而
異日立朝能爲國家樹光明俊偉之業者乎臣初入班行
卽聞長安自殿試以後其介然不苟之士誠不乏人而一
種躁競之夫日夜講求謀所以必得館選之法鑽求百出
敗簡難言或機關預設妄希張鷟之青錢或根底先容冀

受和凝之衣鉢又或排人蓋已無風作波伏顯射于含沙
利相持于鵠蚌甚有以心期共許之友祇以眉睫之得失
顯作猜疑陰相傾軋世風如此良可感歎孔子曰尊賢則
不惑敬大臣則不眩以翰林而漸臻講讀師傅不可謂不
尊矣以翰林而馴至宅揆亮采不可謂不敬矣夫豈其已
之惑未清而能清紫宸之惑已之眩已甚而能定國是之
眩者乎以是人而當是非混淆之日必當佐非以亂是主
持之擔誰肩以是人而當陰陽相戰之時必當扶陰而抑
陽燮理之能誰寄凡諧臣媚子之態翻出于禮宗而稱功
誦德之詞遞見于元老皆此不明不白患得患失之人貽
之也且今之時何時也聖人出世天地清甯值龍飛之首
科尤萬方之瞻仰豈可不蕩一時之陋習端始進之臣心

皇明宣公集 卷一
臣謂今年館選宜照殿試法皇上臨軒而試之令考試諸臣卽于御前定其去取正額之外多備副卷以聽聖裁其殼外諸卷亦當盡數亟呈間有遺珠不妨特拔凡若此者所以抑躁進之人知此番之試無畫然必得之法又所以來高潔之士使知聖天子雅意求材當振筆一吐胸中之奇不必拂衣遠引避館試如浼也其試士之題臣愚謂宜倣古制考以今日吏治民生經邦強國之策不必盡依舊例以風雲月露之詞費精神於無用也濟濟多士豈無有董仲舒賈誼之流以應皇上之眷求者乎臣考洪武癸丑命翰林張唯等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高皇帝聽政之暇輒取其文親評優劣可見選俊備材簡自帝心聖祖已有行之者矣臣故不揣狂愚謬干天聽抑臣又

思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凡以天子一時之言動卽萬世之法程慮或湮遺故以史臣專其事凡天子召見羣臣商議時政則史臣必隨之今皇上再舉召對海宇欣瞻而臣等侍從之臣反有未能詳知當日光景者雖閣部大臣于陳謝疏中微有條敘亦似約略言之伏乞今後凡遇召對卽命史臣二人簪筆入侍記注詳核隨于次日具疏奏呈一面發鈔一面宣付史館庶四海快若親承而萬世垂爲永憲并望俞詔施行

崇禎元年六月初九日上十三日奉聖旨館選已有旨閣臣會官公議召對之日記注官二員輪直該部知道

陳時政急著疏

聖主圖治甚殷愚臣竭忠有素敬陳目前時政急著以佐

平明之治事伏見我皇上皇皇求治面諭羣臣以修職業戒紛囂不啻三令五申詎有躬逢堯舜之主而不洗滌肝腎精白乃心仰答五位之憂勤下酬四海之責望者然或有徇法守之心或不勝其徇情面之心爭國體之心或不勝其爭虛氣之心則刑賞終不平是非終不定朝廷終不尊以語畫一之治猶未也臣請得畢其狂瞽列爲七條以備皇上之採擇焉一曰起廢之不可不核也今之言起廢者孰不藉口魏瑄之摧折然必其真正清操絕俗勁骨違時前後始終毫無點染而被抑被錮獨久獨深者亟宜登之啓事發其幽光至於依草附木占風望氣或始媚而終攻或始攻而終媚或自以彌縫不到偶遭厭斥或曾經受其指使陷害忠良此等皆是無骨小人若止憑薦牘先起

原官則薰蕕同器賢否混淆而真君子終無吐氣之日矣臣愚以爲自今以始凡起廢籍務核生平果能矯矯錚錚始終一節宏才潔操炳著寰中者亟與登庸其有才品碌碌無奇而穢態班班可考者竟不妨終老投閑毋以起廢之美名而辱於敗羣之宵輩也一曰升遷之不可不漸也魏崔之世惟賄是聞故或一歲而九遷或一歲而三遷宮保蟒玉唾手可致京堂開府拾芥非難今者清明再闢威福上操且皇上惓惓於久任之規所以抑躁競之人心修本等之職業臣愚以爲自今以始凡有升遷一循資俸卽如選郎往年六選始陞太常少卿今且四選或三選矣清卿之陞開府亦須兩年三年今則一載或半載矣惟其爭缺者多則遷轉不容不速惟其遷轉太速則指摘不容不

生職守愈隳名器轉藝何如受之以需循資漸進執秩者
既無破格之誚受爵者亦無速化之嫌且得并其精神競
功營職其爲利益固非小也一日會推之不可不慎也往
日會推大僚率憑選司張主卽九卿科道官不過臨期受
成事而已中間或以夤緣而入單或以講襲而得缺或以
資俸而挨及種種不一豈能一一盡孚輿望無怪乎今日
會推而明日掛彈文也日者自皇上申諭銓臣以後兩番
會推遂覺精采一新自今以後謂宜于會議半月之前九
卿科道務秉虛公各舉所知或被摧濁世或高尙林泉或
養俸清卿或宣猷藩臬孰才略可任邊疆孰品望宜居風
紀孰精心國計可備度支孰綜覈人材堪登銓軸相地擇
人因人授缺務使廢籍中居其二見任者居其一而後人

心始平公論始快也一日媚璫之不可不分也夫人立身
止此名節或以官評之劣受黜考功或以一節之差見擯
有道皆可節說自解獨至媚璫而終身不可對鄉閭醜莫
甚矣然就中亦有數等未可一概而同試就六七年章疏
約略言之有純乎阿奉爲心尋題取媚無所不極其醜者
有職掌所係騎虎勢成不得不從眾爲之者有一人而一
二疏有一人而二三十疏者有一疏中原因陳奏他事而
帶諛幾語者有一疏中帶諛幾語而稱頌無等情不容寬
者有雖涉稱頌而詞意淡薄僅取塞白以免誅求于一時
者諸如此類情之輕重罪之大小卽此攸分臣愚謂皇上
宜將一切紅本盡數發出著九卿科道從公查勘某情屬
可恕某情實難寬因其稱頌之多少濃淡而差等罪之或

削奪或閑住或準其自陳姑養廉恥或免其追究策勵俱職則天下始曉然于聖主之無苛政無逸罰而寬賞諸臣益洗心滌腸圖收桑榆之效矣不然聽其引退知待何時而且使見在供職者未免有徬徨疑慮之心豈皇上嘉與維新之意乎一日論人之不可不審也觸邪指佞自是言官職掌風聞之事豈必盡真然凡人生平各有本末鄉評官評兩者參之思過半矣苟其事涉風影漫肆抨彈在彼言者卽不任受而旁人豈能一一盡知其詳竟以莫須之案而成不洗之愆矣夫一官之褫奪所係猶輕而一生之名節所關實大此亦培養士氣之一端也至于章奏敷陳亦自有體鄙俚穢褻之語豈可入告于君父之前近見言官論人動輒罵詈相加竟同市井溷談有類訟師口角夫就人論人就事論事據實參駁彼自無解要卽于糾彈之內原不失馴雅之規何必逞臆恣吻褻瀆聖聽此臣願諸臣以論人者而還愛人以重朝廷者而還自重也一日諡典之不可不嚴也朝廷爵賞止榮一身易名之典直光千禩古來諡法美惡並存今則有美而無惡矣此必品節志行勛勞事業確宜表章然後一字之褒聲施後世今者徒徇情面惟憑奧援始則求政府之票擬繼則求祠郎之部覆有力則得門而入何問公論之諧人冷則高閣置之誰洗幽芳之色如原任刑部尙書王紀孤忠勁節壁立千秋爲儀郎則力爭代藩爲司寇則力攻客魏力逐奸輔沈滙竟削籍坎珂以死至今未有言及易名之事者而庸庸碌碌釀惡養奸之方從哲有何功德亟與之諡而且加之先

朝清正之褒是則無人不可諡而將來媚璫諸輔亦思預
爲身後之圖矣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故官子孫陳乞諡
典者必科道官詳加確覈果係輿論僉同禮曹始得據
以具覆斷不可以朝廷異典殊旌爲市恩徇情之具也一
曰刑章之不可不飭也往者魏崔之世凡觸兇網卽煩緹
騎一屬緹逮卽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得一送法
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今之湯網從寬數輩奸賊法止于
撫按之解訊卽就獄亦止于廷尉之鞫審耳乃遷延故里
日復一日不論遠近杳然未聞檻車之來豈五虎五彪戮
其首遂可寬其餘而不妨徐徐結局耶傳聞劉志選欲爲
自盡之計曹欽程且曾削髮而逃如此窮兇不亟正法如
眾憤何臣以爲宜嚴催各該撫按速行提解蚤結前局至

于李實等見行會審自應追究使無寬首惡之誅劉詔
就繫多時何不蚤定爰書還以應得之罪此皆今日挽天
心快人心之急著也以上數款雖自知平常無奇然爲國
家惜名器別真才養士氣慎旌賞飭刑罰皆今日第一吃
緊若果實見諸行事則清明整肅之象自成而躁競紛囂
之端自息是非迴判情法無畸平康之理立見于今矣伏
惟皇上採擇敕部施行世道幸甚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六月二十日上二十三日奉聖旨覽奏起廢
不得借題濫及其升遷宜漸論人宜審與慎諡典飭刑
章俱于時政有裨著申飭行玉紀忠節可嘉準與他諡
劉志選曹欽程該撫按速行提解劉詔卽勘具奏該部
知道

佐邊儲疏

題敬因處餉之艱難聊竭千慮之一得仰祈聖明採擇施行以裕國計以佐邊儲事臣惟天下所最急者無如兵與民二事而生財之道不講則有兵而不得兵之用有民而不安民之生雖聖王無以成內順外威之治也伏見我皇上初登大位卽孜孜以兵弱民困宣諭羣臣邇因邊警告急請帑紛紛召對平臺屢屢聖慮臣忝列戶垣財用盈誦實關職掌臣卽愚昧無知敢不勉效涓埃以佐計臣之萬一臣考祖宗朝軍旅四出而無糧餉不足之患大端惟屯田鹽法徵解芻糧本色諸政今事事壞盡糧餉何由而足高皇帝屯田之制每軍種田五十畝多至一百畝少至二十畝大約以少壯者守城老弱者耕種以故沿邊軍士皆自爲身家妻子之謀不待趣之死敵而自然肯戰卽少壯之人其操演之餘又得以其筋力用盡于農畝所以地之出者旣多而軍之居于邊者亦爲久長之計而無所怨苦今之饑軍皆嗷嗷焉聚烏合之眾曾無朝夕之謀豈能臨敵而戰乎臣謂屯事雖壞祖宗之遺制未嘗不在但行之須以其人旣得其人又須久任或責以十年二十年使其行之而效卽終身經理屯事未爲不可臣子以身許國何事不可爲果能爲國家幹辦一事一生精神透露卽可不朽豈必擇其逸者榮者而爲之乎今沿邊關外空地最多亟宜訪實心任事暢曉農事之大臣招集遼東無食無家之百姓開闢荒田計本年之工本其收成約略可以相當而二年三年之後粒粒皆子息矣夫以本地之糧餉本地

之軍而不必借糧于千里之外以本地之兵守本地之土而不必調兵于萬里之外直以關門兵食付託于經理之臣而天子不與其憂計無便于此者但無從中格之俾得盡展其所長何憂屯政之不行也然屯政之行須俟之二年三年乃徐有成效而目前未可以濟急至于鹽法一事祖宗朝原爲邊儲而設商賈輸粟塞下以易引所以塞下之粟常充而又恐商賈苦于輸將令其自擇官地任其耕種以出粟所以商賈之輸粟又甚便夫邊上之粟常充則米價不騰貴商賈耕闢于塞上則物力又充饒此祖制之最善者禍起于賊臣輩欲折色以便侵漁而壞屯鹽之政嘉靖八年猶議準各邊開中引鹽仍召商納本色糧草不許折納銀兩其商人自出財力開耕邊地上納引鹽者聽

載在會典可考也惜行之不力而商人習于輸銀終不果行今何不敕下戶部酌議當年何以本色可行後來何以難行務要酌古準今求一確然可行之法俾商賈樂于趨事而邊上之粟自饒豈不長便乃日狃于成習而不思爲變通之計乎事例一途原有戶七工三之說不知戶部事例從來已久昔年止以三殿之災爲工部所分今三殿告成矣豈容久假不歸卽云有陵工城工及硝黃器械等費工例原不可徑裁然一其收納于戶部而屬有急需從戶支給此固無不便者臣愚謂宜專設一大臣督理事例而于司屬中擇其明敏才幹者一二人一應收支出入悉以委之凡係邊儲告急卽以此爲接濟絲毫登入簿冊年終總一清銷頭緒旣專人心自一將見趨納恐後而一年之

所入亦自不貲矣其各省直兩三年中納過工遼生銀有解部者有納銀在官而未經起解尙存留于地方者悉應行文各該撫按著落各州縣盡數清查速行解到毋以朝廷不得已之例銀等之民間稅契銀兩而任意支銷邊疆反不得資其實用也太倉支放原有額數自逆璫專擅任意增加以致濫支日多額支日虧而錦衣爲甚今卽不能復國初之制而萬厯年間成額犁然備也但一查復十年前之定額而濫增者議裁歲不可省數十萬乎其邊方武弁冒濫者多如撫院有標下中軍矣而又有旂鼓又有撫夷等官兵備司各設中軍初不過爲武流疏通之計此輩旣係欵依則薪紅等費自不能不與額設守備一體支領夫孰非取給于正餉者乎今若一概裁去所省便自不貲

而裁之之法先禁其冒支薪紅等項并養廉等名目及隨任家丁等項姑令効勞待俸及期陞轉遺下缺員兵部不得再補查照先年事例于本鎮衛所指揮千戶內該道詳請督撫批委如此則于事不廢于人更得于餉大省矣又如邊方督撫按鎮閱操及撫夷按臨陞任等事官軍各有賞賚先年充裕不以爲苦近年各邊匱乏情同賞無正項又難姑待每借正餉充支名曰候補其實無補期也爲數雖云無幾各邊亦非盡然然時詘不得舉贏諒各撫按亦有同心但官軍胥認爲固然地方官實難以驟革若非藉明旨嚴禁則成例又豈能一朝輕破乎至于新舊餉管理斷宜合不宜分蓋新餉舊餉兩項俱屬匱乏乃兩郎中分管因而各自爲見新餉到則管新餉者急欲發之懼遲則

爲舊餉所那借也舊餉到則管舊餉者急欲發之懼遲則爲新餉所那借也因而懼堂官存留不發則不以庫存實數報堂官者有之此新舊兩庫所以到底如洗耳譬猶理家者兄弟異心各私其資而主翁失其主持之權矣無如新餉舊餉總責成于一官管理冊庫者一官蓋冊庫煩瑣亦足役一人全副精神也至于兩庫仍用兩員分管則分分合合悉得其竅而錢穀之出孔亦可爲少節矣已上數款生者三節者亦三而生與節之人居其一大約皆復舊而非創新若循此而行歲亦可得數百萬而邊餉缺額何難立補哉日來在廷諸臣凜凜焉懼司農無點丹之術外解又不至夫外解之不至亦有故焉凡錢糧徵解如期大抵皆正印官身在地方又迫于考成之功令自不得不著意于催科也自去年九十月間各官以覲事離任考選者既題留京師而回任者又遷延故里代庖佐貳自愛者意在潔身徵收之事不欲嚴比卽間有徵收而起解或不如法仍無濟事一或心存不肖便爲吏胥所蒙竟有東京邊于高閣祇發不急之工食以遂其鼠飲之計而全不顧公家之急者此司農之所以益仰屋也伏乞敕下吏部凡今年新選甲科正官蚤給文憑刻期勒令赴任其有晝錦逍遙以違限參治新發之礪未有不爲地方計長久無論民困稍甦而正供亦得以速解此亦近日安民足食之要著也臣蒿目時艱愧無長策輒據狂瞽之一得以備當事採擇如此惟皇上留神省覽立敕該部具覆施行臣無任激切悚仄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六月二十九日上七月初九日奉聖旨屯政
鹽政事例三款前朕召對時已有面諭該部詳定條例
具奏施行增支冗員濫賞三項如議申飭新舊餉司應
否歸併從長計議各省直工遼生銀未解到的移文撫
按官徹底清查限三月內完解新選州縣正官部科嚴
立憑限作速赴任該衙門知道

亟修戰守疏

奏爲狡口挾賞無厭恃款大非長策懇乞聖明嚴敕中外
亟修戰守揀用實心任事之人以毋誤封疆事職觀插酋
虎視宣大亦旣數月矣其桀驁怙然之狀令人髮指封疆
大吏一則曰講讐再則曰講折迄不聞一言及于戰守者
職竊痛之蓋自俺答受款以來文武將吏全不言兵惟知
腴削軍脂半以媚口半以潤橐偷旦夕之安以俟瓜期之
代城垣之修濬弗問也墩堡之傾圮弗顧也器械衣甲之
朽爛弗計也尺籍隊伍之虛冒弗理也馴至今日而養癰
已潰不可收拾矣謂宜亟反前日之誤大修戰守之防口
入則完守入堡堅壁清野以待之口出則出奇設伏邀其
情歸以擊之口求款吾亦姑爲講以延之口不求款吾亦
故爲緩以釣之庶乎可耳而奈何有爲顯宜款口之說者
彼豈謂款之真可恃耶夫款而第令邊臣相機講讐乘時
修補未爲非是若遂設官而號于天下曰款口也其與夫
遣使求和者何以異堂堂天朝可有此舉動乎然此猶以
大體言也職聞言兵者攻非特攻其城而已也必有攻其
心之道焉守非特守吾地而已也必有守吾氣之道焉今

皇皇焉惟款之是求敵之氣日以傲能攻其心乎吾之氣日以靡能守吾氣乎攻與守一無可恃口何憚而就我款乎然此猶以兵機言也即使口果就款或索我以昔薊之賞若干或索我以今卜素之賞若干或索我以累年之欠若干將一一聽之歟恐太倉無此百餘萬之長物也且口亦何厭之有彼利我款人之金錢有數而利我入犯之擄獲無窮今年飽而颺去明年安保不來是口之不能以款結局已甚彰明矣然則如何而始爲制勝之長策乎惟有修邊牆墩堡以固守教練士卒以待戰任用能戰能守之人以待敵之來而已職考大同長邊幾六百里修之誠不易然有一處之殘缺口卽生一處之垂涎必當責成撫道實實修整雖一時有工築之費而金湯可恃潛消口人窺

伺之心其隱利無窮與輦金輸口付于不可問詰之地者不相去萬萬乎至口騎突如而來專恃完守入保迨其去也則情歸可擊然烽火不明而徒聽夜不收之口稟及回鄉漢人之稍信則雖欲入保其將能乎宣大自款成五十年內地不習兵火軍民散處積聚星落烟墩成卒頽廢蕩然故口一入其多寡不可問也其方向不可知也卽有塘報而人與口俱馳奔潰擁踏殺戮盈野婦女牲畜滿載以去其倖免者止一空城耳故明烽火之法宜于沿邊舊臺堡盡心整齊中空外堅結以純磚環以深池如中原保家樓之製近門之角峙以磚屋數口中積糗糧火器可備十日者戍卒五名或十名常川在臺卽以爲家經年更不離臺凡舉放方向之規平時預先講習口或聲息近邊頃刻

間數百里皆知其傳報分明與來而失報報而參錯者務重其賞罰以期必信而後完守人保之事可行也至內地屯堡宜各擇其險要可據道理相接者如六十里爲中則四面小堡相去各二三十里修濬濠塹儲其火器貯其積聚凡共守此堡者各籍其姓名家口預定住址平居不妨寄居小堡隨便耕牧烽傳則羣歸大堡協力拒堵兩者相應口自不敢輕入人亦無所標掠不出三日勢必饑疲散歸然後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尾而擊之未有不可得志也乃若強兵之法則調遠兵之糜餉而先苦于餉之難增募新兵之糜餉而仍不得兵之實用往事昭然計唯有就兩鎮之兵速行簡練每鎮額定之餉按期先發得其堪戰者隨練隨賞相其老弱者隨練隨汰視其缺伍者隨補隨練

以簡練默行其綜覈而兵可清以簡練徐行其招補而兵可實以簡練甄拔其精勇而兵可強至於畿輔肘腋之地如順永等府屬邑尤宜急練民兵以爲保障本地有警則人人自可戰守都關有警則處處得其應援第簡練之人殊不易得必其老于矢石親歷戰陣知行伍之弊竇識士卒之甘苦者而後克勝此役有見任貴甯道參政胡平表當奢酋遣樊龍張彤等叛據重慶大小文武殺戮一空官竄民逃平表乃縋城而下急走石砭乞兵又集川東少年練爲士卒節制土司消弭反側凡舟馬芻糧營壘矢石一手幹辦竟能保川東復西北解成都下重慶至搗巢之役率五六千士卒破奢安烏鎮四夷十萬眾遂取永甯掃蘭州畢節而還雖爲文臣然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職每思其

人以當插口惜遠在萬里之外今適以入賀來京師似不當舍之而去且見蒙皇上錄敘川功準加二級超陞大用何不卽以邊道加銜太僕寺卿使得專任練兵俟其定插之後論功陞秩聽該部酌議上請卽云貴陽之局未結然西北之事此日較急于西南料當事者不煩再計而決也至宣大邊疆之任燃眉之際非異才不可猝辦則有原任僉事劉永基雄才電發機略淵沈爲宜興縣令三月之間大盜悉除迨後服闋補江西贛縣適將官剋削營兵喧亂各官杜門禍在不測永基疋馬自詣亂營諭以大義亂兵謂永基曰縣官來署營事當不復反永基權宜以應之我行軍事各各遵法一鼓而各站信地堂上肅然再鼓而散兵回營止于亂賊中縛渠魁斬三人耳使永基平日撫字

不孚信義不著百姓猶當生心況乎其不屬縣事之營軍肯俯首聽其約束也今永基見補陝西洮岷道僉事似當借其才用于最急之處以得其一臂之用職又見年來公私殫竭尾閭難塞養一兵須得一兵之用製一器須有一器之益而惟得用兵用器之人然後兵無空糜器不虛造則有原任職方司郎中方孔照清介絕塵嚴明執法以年來兵事壞于逃將首參逃將王威侯世祿等明觸魏賊之怒而不顧也武官非有軍功不帶府銜魏賊市恩債帥以結其心濫與府銜孔照力爭之內璫與武事古來大害魏賊欲以都督之蔭開坐府之例孔照又爭之至崔呈秀欲越陞其弟崔凝秀孔照又故違之遂因推陞江西備兵畱中不下而復削職于告病之後今公論旣明業奉卽與起

用之旨職謂孔照當逆燄薰天之日尙能毅然執法忤觸
兇鋒以其風力立于邊關必能破請託虛冒之情面爲疆
場幹辦實事無疑也又有戶部郎中呂一奏初管崇文稅
課正璫黨用事之時以彊項不受徐大化囑託致被大化
誣劾以去及璫敗始還今官此其大節可見矣而職又稔
知其爲人明習天文曉暢兵事今督儲薊門聞其部署精
整造戰車輕便而有法亦邊才之卓然者也合無因其駕
輕就熟卽受以薊門一道之任以試其能而後乃大用之
乎昔我高皇帝時元也速侵通州曹良臣以千人卻其萬
騎比其空國以來而常遇春李文忠直追至北河斬其大
將得軍士萬人車馬皆以萬計夫賊眾我寡然能勝之者
以我無畏彼之心耳兵家之事我愈畏則愈敗彼愈不畏

則愈勝職所言修邊牆明烽火以固守教練士卒以待戰
而慎選實心任事之臣以嚴戰守之具皆非言款也而受
款之機未嘗不在焉何也口見我以牆堡則固以戰士則
強以邊政則嚴明知我之可以無款也來而無所獲則俛
首而就小利耳千古禦口之法多不出此伏惟皇上裁擇
施行職無任悚仄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五日上二十八日奉聖旨籌畫插
酋不恃款而厚修戰備足破積習所舉四人該部分別
核實錄用勿抑勿徇

瞿忠宣公集卷一終

瞿忠宣公集卷二

掖垣疏草

嚴巡視疏

題爲禁衛廢弛太甚巡視振刷宜嚴謹列八款祇俟聖裁以重內地以起積玩事竊惟皇城爲宸居環拱至嚴且重祖制設班軍以輪守內外設伍長以鈐束各軍設指揮千百戶以分督軍伍日則執仗擺列夜則直宿押鈐每季又差巡視科道二員察官軍之勤惰稽隄防之疏密核食糧之虛冒清直房之存占法至善也不意法久成玩弊積成弛沿至于今大非昔比臣等叨承視役夙夜祇慎不憚赤日徒步四門點查挨鋪清理冀返從前舊轍奈按籍軍多輪點軍少非全然闕寂十無一二卽急募幾人應點遮掩

一時及叩以班衛姓名茫無置對甚至風雨歇宿之紅鋪大半頂售于人非鋪在而但局其門則勢占而已非軍有城內森嚴之禁地任人往來自由非張蓋而略無畏忌則色衣而恣意逍遙如是光景豈成清肅揆厥其故皆因守衛官局冷俸薄往往以頑鈍不肖者充之既無能有所表見而日久勞深又漫無分別使之知懲誰肯自奮且積猾伍長每月包軍點軍銷賣于離伍而軍又樂于偷閑因循怠忽毋怪乎實去名存虛糜廩餼無一衛一班之用也雖前此巡視諸臣非不時爲整頓臣等兩月以來非不痛加責治而未奉天語之申飭終是按行之故事爲此條列入款伏乞皇上採擇施行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計開

一甄別衛官以示激勸照得二十衛守衛官每三日輪班一次率軍防守責任非輕須經巡視衙門擇其精壯有才幹者充用不得以老曠濫承若能約束軍伍晝夜靡懈効勞多年積有薦獎仍移咨兵部陞轉鼓舞作興如玩忽廢事輪點不到一次記過二次責治停糧三四次革任發操俱于年終分別報部考察優劣庶功罪明而人皆競勸矣

一革補伍長以清蠹耗照得二十衛守衛各軍每五十名立一伍長名爲管頭欲令嚴加約束豈容借此生奸乃貪錢賣放包攬點銷以致班軍寥寥月糧半飽伍長之腹今須巡視衙門革去積猾當堂選補仍于每次點閱冊上註名是否勤惰有無影匿俟年終考察官唱名

過堂除守法鈐束者加以獎賞餘必酌量過犯輕則停糧發操甚則革役究罪庶蠹源清而軍皆實伍矣

一各給腰記以杜雇倩照得雇倩代直之弊雖曰掩飾一時亦繇本人莫辨今後守衛指揮千百戶諭令原管班軍各置腰記一片上繪本軍面貌下開第幾衛軍某年幾歲係某官所管類送東西二把總轉呈巡視衙門畫押分給上班懸帶如對貌不同身無腰記者卽將替級及伍長官軍究治庶雇倩別而軍皆正身矣

一禁革陋規以蘇軍困照得班軍所給月糧每名有幾乃衛官伍長動有相沿陋規借名剋削如茗筭燈油換班換鎖并各役飯錢雇覓應差放糧使費等項俱經伍長之手從糧中扣出則所入無多宜乎軍不樂役班伍

成虛今應痛加清革如有仍蹈前轍者許各軍指名告究計贓坐罪庶花銷免而貧軍蒙惠矣

一對單放糧以免破冒照得官軍分給月糧事在戶部而應否停給兩不照應難免冒支今後將給之先巡視衙門先將月內曠役不到及事故開除官軍姓名移報該部照單扣除年終總計類冊存留爲獎賞守法官軍之用庶僥倖絕而支放無弊矣

一懲飾晝夜以防詐僞照得皇城以內皆係禁地豈容閑雜人等擅自往來今後日嚴盤詰卽各衙門跟隨班皂亦須懸帶本衙門印信牌面以便稽查如無不許擅入違則拏解巡視衙門究治擬罪夜必點城指揮輪班押鈴一員在東交發一員在西驗兩員押軍搖遞鈴有

七十二口編定號籤數亦如之每更發鈴十四口丙夜再加二口帶籤同往繇東而西更更如是次夜繇西而東循環不已如前後籤亂責在原發如收籤不足責在違慢又不時暗委廉能官員互相查闌庶晝夜嚴而禁地清肅矣

一清查紅鋪以便棲止照得皇城紅鋪原爲遮蓋風雨歇宿官軍而設近皆視爲已有侵占頂售今後須查某鋪應屬某衛某官所管揭寫管名刊釘門首如巡視時有鋪無人或有人非軍卽係本官通同影賣清出正罪庶故居復而棲息有地矣

一嚴禁私刑以恤官伍照得直宿官軍皆屬巡視衙門統轄卽有不法事情亦須告理聽斷乃動輒以徵債索例小忿微嫌私自擒捉私自鞭撻成何體統今後如有仍前放縱私刑者許官軍赴告伸雪以憑據理處分庶國法昭而下情無冤矣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八月初二日奉聖旨禁衛廢弛太甚委當申飭這八款俱切要可行爾們旣職司巡視卽從今日整頓爲始務期肅然改觀不得但託空言該衙門知道

講求火器疏

題爲破口有必勝之策利器有已試之效懇乞聖明注意講求以保萬全事臣日者條上口口挾賞無厭一疏實見講款之必不可專恃戰守之必不可不修而能戰能守之人又必不可不預求也故未舉胡平表劉永基方孔炤呂

一奏四人蒙皇上敕部分別錄用獨平表則允該部覆疏仍畱任貴陽以結黔局西北與西南總爲皇上封疆臣何敢補贖再請以煩聖聽近接邸報見大同巡撫張宗衡一疏建議出征全以火器爲主欽奉聖旨邊臣無吞口之氣久矣覽奏雄心壯略足鼓敵愾第懸師遠鬪關係不小該部確議速具覆欽此臣恭繹明綸真得廟勝之算不勝躍然喜瞿然奮也夫插口逞方張之燄封疆大吏惴惴焉蓄縮不前競思以款爲羈縻之術臣嘗居平慨歎有此款口之費何不盡以享戰卒而繕器具伏要害以拒之募死士以砍之毒水草以絕之間腹心以離之口雖強未必不受戎索而舉朝悠悠漫不及此宗衡一疏真足以祛夙睡之魔振久頹之魄插聞之自當膽寒矣願臣思之欲用火器

是也但臣考自古兵器止于弓矢戈矛至戰國而有石礮至國初而有火器蓋以漸趨于猛烈也我之火器二百五十年矣加以遼東屢敗所存貯者齎送者不啻數萬皆爲寇資今則必須別有進步欲求進步必須倍大倍精倍大莫如西洋大礮次則紅夷火礮倍精則尙有種種巧法顧此等神器天下之至奇也亦天下之至險也何也此器一發可傷數百千人用之得當前無橫敵敵人遇之智勇俱廢是卽明旨所云吞口之氣足鼓敵愾者也然昔人有云勝敗兵家常事獨此器一用不堪復敗敗卽并爲敵人所有有卽不可復支必須計慮萬全出則盡敵而後可是卽明旨所云懸師遠鬪關係不小者也臣考萬曆四十七年奉旨訓練遣使購求而得西洋所進大礮四門者今禮部右

侍郎徐光啓也天啓元年建議從廣東取到紅夷火礮二十三門者南京太僕寺少卿今丁憂服闋李之藻也深明臺銃事宜贊畫關門建臺置銃者今起陞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孫元化也天啓六年正月甯遠守城殲賊一萬七千餘人後奉敕封爲安邊靖口鎮國大將軍者此正西洋所進四位中之第二位也卻敵固圉明效已見乃邇來東西騷動而絕無講及于此者則以用器之人不在故也夫光啓學究天人才兼文武東事之初屢陳方略鑿鑿可行料度情形尤多懸合皇祖嘉其曉暢兵事特旨畱用訓練民兵未及一年因東事稍緩移防薊門遂以中輟一應器械率多隨營東去獨畱此四銃以爲甯遠卻敵之用斯亦文豹之一斑已若使十年之前其策得行則遼左可保無虞

六七年前其策得行則恢復亦非難事且所用士卒爲數不多所需糧餉大段減省何至加派不休徵調無已抽兵稽餉在在空虛以致諸方蠢動有如今日者哉今光啓見在講幄可備顧問元化亦陞任將到可備馳驅皇上試將昔年建議之繇令之逐一剖分并叩其今日當如何庀具如何施用以求全勝光啓必有說以處于此矣臣因是而有感于籌邊之難其人也非其人之難竟其用之難也嘗聞徐良彥之撫宣府也自言台吉滿陸梁敗盟而良彥鎮之以靜籠之以計不費官家一縷而台吉貼然受罰毛酋跳梁者四年良彥至彼中不踰兩月而弭首俛耳事幾就緒實惟賊璫以上谷肘腋間所必用之人屢令人遊說招來良彥峻辭相拒致崔呈秀疏參遣戍夫良彥與李邦華

熊明遇均負邊材均遭痛折今邦華明遇俱起之田間用
佐樞籌矣而良彥又最熟于西北邊事者豈可不亟展其
大用乎伏乞皇上允臣所奏將火器一事從長講求務期
事事合法以佐撫臣宗衡之所未備而素裕韜鈴夙饒幹
略如徐光啓徐良彥等或命與樞臣討論兵務或責令銓
臣鎮撫邊疆則中國制口有人而口不足盪平矣臣無
任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八月十六日上十八日奉聖旨火器破口最
要徐光啓講幄詞臣造器之法不妨間一指授不必躬
領其事李之藻孫元化徐良彥該部酌用

先別遺姦疏

奏爲欲清仕路先別遺姦謹據實直糾仰祈乾斷事臣觀
近日言路多觸邪之白簡聖主沛去佞之明綸朝上夕報
公論稱快然臣以爲非言路之好攻擊也蓋逆豎弄權姦
人植黨卽皇上神武首出而黨逆者猶多漏網耳臣安敢
避攻擊之名不以白簡從事哉臣于御史中得二人焉于
撫臣得一人焉爲皇上直糾之一爲太僕寺少卿巡按兩
淮御史許其孝其孝初入班行值舉朝請劔上方欲斬忠
賢獨與科臣李春燧相戒不出一疏已爲識者所鄙及乘
驄淮上日惟搜括助工以求崔呈秀之悅認推官許其進
同宗取運庫銀巨萬餽內監胡良輔等乞憐薦剡其進遂
從內降批掌運篆而其孝亦頓躡罔銜矣二許朋奸賊私
狼籍又收運副胡季真銀爵赤金因委之監造瑤祠任其
冒破不問且熹廟賓天非臣子鼎湖攀髯之日乎何忍于

聞報詰朝吉服鼓樂往瑞祠上梁也舍哭臨而慶落成是
尙有人臣禮哉以視抗節不肯屈膝之道臣來復當愧死
矣一爲太僕少卿管河南道御史李應薦應薦于天啓五
年四月力薦潘汝禎出山有正氣觸天直節震世等語惟
時汝禎依然一福建道御史耳起補浙江道甫踰一載遂
繇僕少開府浙藩首建生祠穢流海寓是誰推轂是誰作
俑耶至去秋北闈怪事百出有言擊鼓傳書有言穹牆通
弊應薦身爲監試之官不能早發弊端乃崔鐸事敗後猶
曲爲彌縫力請覆試糊塗了案夫科場首重關節關節旣
真文之優劣在所不論彼蓋護逆黨之心重而惜國典之
念輕遂不難作弊瞞弊將錯就錯今主司房考業經處分
而監試何獨漏網且夤緣部覆冀他日冒濫京堂捲土重

來豈一手能障天下之公議乎一爲巡撫登萊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孫國楨國楨作令貪墨營入掖垣黨邪害正與
孫杰結爲死友及一麾而出再任海道受賄給引致東西
二洋商販出沒夷賊縱橫且暱比俞咨皋凡海上失事必
力爲護持近日閩寇蹂躪皆國楨養癰也未幾陞僕少未
幾陞太常又未幾陞登撫是何速化乎時孫杰正交結崔
呈秀爲忠賢義子氣燄薰天故國楨附之而躍冶捷得耳
聞其撫登別無方略惟取浙直無賴充材官親兵名色多
冒廩糧兵士敢怒而不敢言至以同鄉故暱比毛文龍一
如俞咨皋受其餽獻殆無虛月任文龍冒餉欺君卽如擅
離皮島闌入登鎮此軍機重事何不入告僅以一二塘報
塗飾中外耳目豈香火情重封疆念輕知參貂之餌而不

顧猫鼠之眠耶登萊何地可令貪黷之夫濫節旄也當此
離照當空魑魅鬼蜮各已潛形而此三臣實爲逆璫罪樞
爪牙心腹乃或託病而藏身暫圖蟄伏或建牙而蒙面妄
肆狼貪恐今日難容負乘之遺姦他年更憂伏莽之戎首
臣故不憚據實直糾如臣言有據乞皇上獨斷立賜褫斥
則逆璫不漏而仕路一清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八月二十八日上九月初七日奉聖旨許其
孝逢迎搜括貽怨兩淮李應薦監試庇姦全弛風紀俱
著冠帶閑住有加銜未辭的并削去孫國楨比黨著聞
撫登溺職該部院看議來說

端用人之源疏

題爲清撫臣以求吏治之實清銓政以端用人之源事臣
前疏糾加銜臺臣許其孝等及登萊巡撫孫國楨蒙皇上
允臣所請罷斥臺臣看議登撫是皇上已明炳國楨等之
爲人矣臣因稽登撫之溺職熟察地方之利弊不獨其人
當去也其官亦當裁夫登撫之設爲節制毛帥也而毛帥
之設爲牽制□□也試觀文龍在海外數年糜費朝廷數
百萬金錢曾有一縷之功在封疆乎曾有一旅之師躡□
之尾乎曾有一奇之出間□之心腹乎而日報捷音之鬼
語屢獻自降之俘卒殺戮無辜誑欺君父登萊撫軍曾有
一語駁正之乎是設一文龍而國家有二□之費又設一
登撫而國家受二文龍之欺也且□之不從海島來亦明
矣□善乘馬不善乘舟縱勉而從舟將繫馬足以登海航
風濤漲溟人馬驚悸又縱使乘風抵岸猶當從容解馬之

發以整旅山東將卒不繫口之頸乎口雖愚計不出此國家三空四盡物力耗殫卽小吏冗員猶當議汰而況于撫臣乎此其當裁不待再計卽謂海外不可無彈壓之能臣但慎選一清正之道臣以壯海上之犄角可矣臣因登萊之撫臣而又計及天下之撫臣也夫撫臣者千里屏障萬民性命託焉巡撫久任煌煌天語豈不甚殷願臣以爲久任之是矣而先當辨其可以久任之人臣計天下巡撫不過三十餘人願陛下列其名於御屏之上凡以後會推一撫臣則記以年月註以選舉之人未及三年在任者自不敢圖卸未任者自不敢垂涎當其初任之始而卽爲三年之計其察吏也自嚴其安民也自密下逮藩司郡縣自然勵精以副撫臣之責望萬一三年之內邊疆失事官常敗簡撫自無辭而舉撫者亦與同罪卽中材處此皆當兢兢而舉人者甯敢以一毫情面貽後日之悔耶臣謂卽十三省布政猶當用此法視成于三年而況巡撫乎然撫臣之任以言乎外也而鑑衡之責全在銓地得人則本端而標自正臣考百年來惟陸光祖銓政最公最明近則趙南星可與比肩繇今考其所用之人如鄒維璉程國祥張光前劉廷諫夏嘉遇其清則一介必嚴家徒四壁天下所共知信其介則一事不可私干至有以薦主之臺臣囑一選吏而指名直糾者有以堂官囑一教職而堅持不聽拂衣以去者如此冰心鐵面亘古希聞而無如直道不容數逢陽九座席未煖大獄旋興矣向合居銓地者盡若人而吏治有不清者乎至于海內摧折諸賢在言路已無不達之剡

在皇上已無不俞之旨而啓事尙屬寥寥在銓臣不過以缺少爲辭然一缺出而現任遷轉捷足者先之矣臣謂現任諸臣卽俸資已久亦何妨爲數月之淹而彼摧折諸賢出萬死一生之中當天清日明之候河清難遇觀光有心奈何急彼而緩此乎嗣後內外缺出宜先急起廢而現任者置之徐圖則人情以平而薦牘之煩不禁而自絕矣抑臣因是而尤感于南星卹典之未平也南星忠清爲國首忤權奸奸相逢迎賊璫誓殺南星賴舊銓臣謝陞力言于崔景榮痛哭爭之僅免逮繫卒使八十老臣荷戈萬里身死戍所貧無含殮又戍其子趙清衡又戍其甥王鍾龐甚至及門之士唐時循吏有聲撫按疏薦許念敬以趙黨聞于魏璫竟從劣處近奉錄用之旨而至今沈抑其所以摧南星者至矣乃贈卹之典南星曾不能比張問達之例何以慰忠魂而勵臣節哉敢因論銓政而并及之伏惟皇上俯賜裁擇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九月十二日上十九日奉聖旨登撫宜裁該部看議來說久任已有明旨巡撫官尤爲緊要吏部務慎選得人不許速遷啓事宜先起廢如議行趙南星前已有旨夏嘉遇已經贈官鄒維璉等屢經薦舉遇缺推用該部知道

清苛政疏

題爲恤窮民以回天變清苛政以恤窮民事臣伏覩皇上憂勞天下未明求衣已饑忘食皇皇日望太平之理乃地震星妖層見疊出兩浙之間江海鼎沸風雨憑陵陷沒城

池淹溺人命衝壞田禾浮屍蔽江積骸滿山邇又霜降聞雷未冬先雪災異如此臣等正思叩闈補牘況天語諳諳宏開言路臣敢不竭其芻蕘共圖消弭臣三復聖諭吏治民生夷情邊備並切聖懷然臣以爲夷情邊備病之變症也吏治民生病之本症也人當大病之後怪症百出而明眼之醫惟以保固根本爲要義今日根本之計惟有痛恤窮民嚴刷利弊而已計海內用兵十年矣無事不取之民間而郡縣催科苛政無一事不入考成官于斯土者但願徵輸無誤以完一己之功名誰復爲皇上念此元元者哉故一當催徵之期新舊併出差役四馳桎繫枷鎖載于道路鞭笞撻打叫徹堂皇至于濱水荒陂不毛山地卽正供本自難完今概加新餉倍而又倍荒山荒地誰人承買賣子鬻妻逃亡徧野而戶下所欠終無著落以累其宗族親戚者又不知凡幾矣夫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之愛其子合世宙萬億兒女悲號愁痛甯不動彼蒼之震驚乎皇上深思九重閉閣自咎要當有實事以答天心伏乞頒下明詔凡天啓六年以前百姓逋欠悉與蠲除則歡呼踴躍徧原野矣臣此言非獨爲皇上樹德于小民求豫于天地而足國之道要不外乎此何也小民終歲勤動地之所出止此幾石幾斗自逋欠日久故一當催徵今日張一示比崇禎元年錢糧明日張一示比天啓七年錢糧後日張一示比天啓六年錢糧層累而上之而民之耳目亂手足忙心計亦惶惶靡定將完舊乎則恐徵新者之敲比也將完新乎則恐徵舊者之敲比也民之稍馴者分作

數股派納少許于各年名下若似乎舊欠亦有幾分之收而不知新錢糧之欠多實繇于此還之分數少而欠之分數多亦終難免于官吏之敲朴也頑民計以爲總不能還清總之又比則將其田之所收塗飾于糧房皂隸匿影逃形不見官府官府計無所出拏其親屬累其無辜矣則是本年可還之錢糧反以徵舊而致新陳俱欠也誠使國家盡免其舊欠而一意于新收百姓旣以愛戴之心急公而力又足以應之凡州縣正官以本年錢糧徵完十分註上考徵過九分者註中考不及九分者註下考直隸則府達于道道達于撫十三省則府達于布政司司達于撫撫達于戶部至歲終戶部一總覈之奏聞區處將見徵解之數必有過于昔年矣何也無他竇以費百姓之財也則臣之

所請不獨足民而兼以足國矣至有司相沿弊政無益于國而重害于民者臣尤得而縷言之夫贖金之設古人原謂罪犯近矜疑者釋之則太寬刑之則或有畏刑而難忍者彼一受刑于官府終身不齒于鄉黨故金作贖刑以開其自新之路此古人矜恤下民之至意豈謂借罪人之物可肥官橐哉功令祖此意爲濟邊爲積穀而不肖有司遂借此自潤當兩造具審之時有明知其人無罪特以欲擬罰贖強坐一語其下筆之時心中固隱隱不安也被罰者家苟稍裕遂勉強完納亦忘其無罪而贖矣力不能完者則立限以比之比之數四本官亦忘其無罪竟以爲贖之不完理當比責民苟鄉愚亦謂贖不能完理當受責豈不冤哉夫百姓卽果有眞罪責之數四豈不能當七十五十

之笞乎假使無罪而受比則責之一板官卽造一板之罪矣乃有責之已數十板而贖猶懸于比簿有人心者宜如是乎夫此納贖之金分毫悉以濟邊積穀而刑法苟妄加于平民已有無窮之罪萬或以其餘者攜以養家鬼神有知子孫安能享之乎今請著爲令凡郡縣審事之際審單當堂讀諭原被情輕者竟釋情重者竟笞如當笞而犯人願贖者方出贖單或旣出單而犯人力不能完願改無力事在郡縣者卽笞而釋之事在上司者卽申文照原罪或笞或徒速與歸結庶不波累無辜而囹圄亦爲之少空也然有司刑獄無一當輕而于盜情尤不可不慎民間被盜勢不得不捕一捕出而百捕隨真盜未獲而鄉井愚民概被嚇詐已多或偶獲一盜捕卒授意令扳殷實之家被扳者慮一至公庭當受極刑敢不傾囊以求免于捕役之手捕役需索滿意或以盜至捕官或以非盜至捕官捕官意在得錢有錢則真者可釋無錢則假者可解正官多係書生初臨民事或未能盡知情弊但以解到之人實係盜情卒以重刑加之間有無辜而受刑有無辜而下獄竟有無辜而因受刑遂死于獄者矣至于真盜受刑其所供扳多係捕役吐意于盜之腹中謂如此則可免刑不如此則不得免而盜以捕人之言爲言官府不察遂輕易落筆于草案之上或添名于捕牌之中捕役執此牌以肆詐詐不遂而到官官儼然以爲盜而竟不知爲捕人所陷之人也今宜著爲令凡地方不幸有盜情州縣正官視爲切身之事不得輕委捕衙審盜之時遠屏捕役各盜隔別審其單詞

察其狀貌驗其同異出其不意更端盤詰情事相對機括相符贓証相合然後可以下筆至其所扳之人亦必細斟細酌于供扳同異之間夥線合離之際確然可據然後添入牌中又必詳其地理摹其狀貌不使其以此張三而移彼張三以此李四而騙彼李四庶幾真盜可得其七八而誣盜之害可去其二三耳然而有司亦有姑息成性遇大盜竟行放釋而使民間不得安枕者此尤甚于爲盜不可藉口捕官捕役之擾害而長大盜之漸也此二者郡縣之大害也至憲臣之弊政亦有急當議者夫訪犯之拏本謂地方有巨奸大惡郡縣所不能治而借鷹斧以除民害今按臣出巡其所謂訪犯者不過民間小小無藉之徒而所謂元惡大憝者反藏其身于吏胥虎狼之中以造人之訪或怨起睚眦或需索不遂輒含沙相中而庸常有司遇按臣討訪已無真見輒寄耳目於吏胥是按臣之訪止爲大惡洩睚眦報需索而已旣坐爲訪不得不多開贓款大抵十事九虛而問官不敢甚明其枉亦將錯就錯以完上司之局甚有定贓數百金以逢上官之意者本犯果有厚產一訪之下已是如湯澆雪況其原未必有者哉成案一定訪犯初亦受拷掠漸久漸猾訪犯高坐獄門屈指某家富可扳之買破屋某家弱可扳之買荒地而有司意在完上司之事率聽其欺誑其最不肖之有司更有借此以詐平民者矣是按臣之訪不爲平民去虎狼而反爲平民樹虎狼也今宜著爲令凡按臣之訪不限時不拘數但願有司聽訟之時時畱意則地方大惡自然露形果郡縣力不

能自處然後報聞按院尤當留意于積年之衙蠹至各府
刑廳書役人面虎心者最多其精神專與各地方大窩家
往來傾陷官長只等尋常至溫飽之家固其几上之肉耳
各處衙蠹刑廳猶得而訪之刑廳衙蠹非刑廳不敢訪也
更當于此覘刑廳之才不才耳訪犯既定問官當以實心
審理重在正罪而不在追贖罪果真實遣戍配徒按律而
行不當輕以贖罪之路使其仍肆害于閭里至于被害受
冤已久其給主之贖當一一嚴追盡數給還不得專重納
贖而置冤主于不顧也此以言天下之憲臣也而直隸之
官較多于各省故直隸之百姓尤多一重之苦趣夫民間
詞訟有州縣之分轄有府道之總理而又有撫按之彈壓
豈盡無一明察之官可爲理冤申抑者臣爲南直人每見

南直刁風自分理屈不能取勝或偶挾小忿希圖報復輒
往南臺各差自操江以下或屯或倉或江又或太僕或總
督裝點各衙門相關情節以圖準發又借各問官駐處以
遂其請批之計每有以數百里外之愚民而投理于他鄉
異郡之官府以數百里外之婦女而受執于他鄉異郡之
皂隸縱有一毫無涉之情其誰與訴見吏胥則怵惕別鄉
井而墮淚官府曾一知之乎于是罄其衣飾傾其廩糧盡
其雞豚半以飽原告半以飽差役行荒郊而帶縲絏投旅
店而求息詞甚或代原告而暗認贖金并代其中人認罪
者愚民之吞聲飲苦官府曾一知之乎且有積年惡棍暗
提線索隱其身于不見不聞之地不在原告之申并不在
干証之中下司遇關提原被至輒欣然以爲可完上司之

一事誰復能細細尋求推見至隱彼準詞之官不過受一
二罪贖而甯知民間之害不可方物如此臣見南臺之賢
者頗凜凜於此際不肯輕受一詞其如各衙門星聯棊列
棍徒一日而進數詞不準于此則準于彼不得于今日則
得于明日官府縱明察廉得其情而小民之困于拖累者
已不可勝言矣臣謂職掌苟有相關亦安能逆料其情之
盡虛而概求不行但謂地方隔遠愚民可憐準詞之際甯
簡毋濫而問官研審之時情罪果真則依律定罪不得原
被概擬罰贖若果係飾詞更不當輕恕原告斯不亦帥下
察于清節之風而息訟安民之要義乎臣之所請如重盜
情如寬贖刑特邀天語申飭撫按當易得之有司如嚴訪
犯而不急贖罰之取盈清詞訟而求減臺司之罪贖其言
似拂耳然臣見年來禁火耗革羨餘無官不言無時不敕
而奉行者終未見其實祇緣按臣有訪犯之贓各臺各衙
門有無名之贖已隱然有啓貪教賄之意則從好不從令
下司固已早伺其微矣天下豈有大臣法而小臣不廉者
哉火耗羨餘之革固不言自喻而府州縣佐貳巧名苛罰
不禁而自戢矣至如臣所請蠲免舊欠一意新徵苟尋紙
上之名必吝湛恩之及但王者之爲天下必當會通贏縮
之實而決然行之皇上試召司農問天下錢糧一年定數
有幾新舊所徵有幾計合新于陳總不能浮于一年之成
數也則名謂之陳而實民間之新也卽不徵其陳而本欲
貢之皇上者也實非能于新之外另有所謂陳也而敲朴
之苦皇上之百姓受之無名之費皇上之窮民出之皇上

何樂于受無實之名而使熒熒者骨髓與肌膚俱竭也哉昔漢光武時南陽地震唐民有壓死者或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官給錢穀取傭尋求而葬埋之今陽和地震不下南陽江南水害流屍無算願皇上沛發德音復逃亡之子弟喜聞德化之詔亟歸家園求父母之遺骸收置殯葬不重干鬼神之怨恫也臣極知語言冗長仰煩睿鑒但條陳利病事非一端苟窮民之疾苦不能上徹重元則皇上之深仁何繇下徹蒞戶伏望天慈憐其愚戇採納施行

崇禎元年十月初七日具題十三日奉聖旨

奏種種苛

政累害窮民深可痛恨這寬刑贖詳盜情慎訪犯禁越訴著實心軫恤毋失設官安民至意蠲免舊逋前已有旨下部除金花不免外還議某年以前蠲起使百姓得

并力完新這本冗長過式不便省覽還遵前旨行該部

院知道

覈徵解以足軍儲疏

題爲覈徵解以足軍儲事臣惟邊備不足則四夷不畏糧餉不繼則武備難張頃者督臣告急于邊疆司農仰屋于懸罄徒貽一人焦勞于朝亡臣子撫心歎息而莫能分憂于君父豈國用真不可爲乎良繇外解之不至也而外解之不至豈郡縣遂無徵解之錢糧乎又繇起解不能如法急其所緩緩其所急也以臣區區之愚求皇上盡蠲宿欠一意新徵者不獨爲萬民請命亦謂德音所及父老子弟將謂天子旣念閭閻之艱苦吾儕小民豈不爲朝廷念塞上之饑軍扶老攜幼爭完本年正課此情可以想見但向

來解京解邊錢糧撤入鞭銀之中假令開徵之始儘其投
櫃者盡數解遼餉京邊則上半年便可完一年之事而此
法不預立一當拆封之時各房吏書爭求發其分中之額
又或道府積胥將寬緩錢糧故行催解州縣不能自主不
得不均派分解甚則那新應舊移東補西櫃下所收已花
銷其大半卽州縣有知遼餉之急專設一櫃不爲別項所
那動而徵收之期隨鞭銀之限勢必于冬季徵完雖總計
不至虧額而不能應一時之急及州縣徵解至該府又有
等候搭解之遲延間有府間庫吏借遼餉以發別項故每
有州縣遼餉報完而一府總計竟不足額者至其解府解
布政司衙門需索費用守候耽延種種皆遲餉之故也今
宜著爲令頒布省直將本年錢糧明分上中下三等遼餉

金花輕齋爲第一等各邊兵餉腹地軍糧太僕馬價爲第
二等官吏師生廩糧及在官各役工食爲第三等初次開
徵卽預備起解吏書算定銀數方行折櫃一切支給分毫
不許瓜分兌準傾完一面解該府一面造冊報部直隸之
府固照舊解部十三布政之府不必又解布政司亦竟繇
府解部如到部日期與各縣解府日期懸殊太甚該府卽
以怠緩論罪布政道院衙門先期轉批領銀竟行按程計
日屈指可望則不惟本年定無不解之額而較之尋常解
司彙解者必迅速幾月矣大抵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今
當如此之日而猶拘守常規不肯做一直截爽快之事以
求京邊接濟宵旰憂豈可得哉此目前第一濟急之務
也至近來南京亦苦于南糧不到致截漕運所謂割北肉

以醫南瘡彼但知南之急而不知北之尤急也查南糧俱運自南地近者千里又近則數百里最遠不踰二千里皆一水可達非有輪輓陸運之苦且收糧不比徵銀之遲計畝而輸匝月之間可以盡斂特爲衙門積棍豪家勢僕爭先攘得一僉南解卽私自支收視爲己物營放取利絕無意于轉運屆期或收糴江淮米客或裹銀至南京聊用半價卽買倉籌以數年朽米仍輸之倉甚或到京投批營脫遁歸二年三年拖欠終無了局今欲空南糧蠹蝕之窟宜盡革此等解戶令州縣糧官押運到南京其盤運腳價向來贈耗水腳足供支用定于正月收糧三月運斛不出半年而百萬餘石之糧並集矣此臺臣吳煥之疏確然當行者也不但以足南儲亦可以絕其漕運之垂涎矣至民間

完辦錢糧加派優免之參差歲有增減民間所據輸納惟是繇票爲準乃有繇票徵派散不合總者有優免冒濫貽累平民者有額數日增而不知增以何名者有歲有增減而未見減于何處者甚之有銀已十限徵完並未見繇票之給發者夫無繇票豈但小民無所稟承卽有司之典守先示人以不可測之隙是上下兩累之道也卽有繇票而開載不清徒令百姓照數啞納莫知所繇此豈盡有司之甘爲闕茸哉蓋皆府縣糧房總書與積年奸里通同作弊故將數日含糊使人不能明白曉暢就中乃得行其影射重徵疊派飛灑隱漏有司爲所牢籠而不及知耳宜下令撫臣責成布政司糧儲道通行各府州縣凡田地山蕩所派銀米俱要總散相合新增舊減俱有實在款項使人易

知又必令四月以前家給一紙戶戶通曉輸糧則上倉納銀必投櫃不許仍與奸里私收完過卽填明單上比時卽執單爲據如過期而無繇票出給者此爲奸胥奸里作弊無疑而州縣官之昏耄不恤民事亦可以見此所謂清徵收之法以鼓舞小民之完納也江南州縣有存留軍儲本色以供各衛官俸軍糧等項原非急徵之數多至次年冬盡方徵故奸民往往賄買總書將此項儘數買坐名下詭脫漕糧其守法良民急欲出兌完事不願存留又求縣總免派是或派或否縣總皆收漁人之利以故貧軍坐守而奸胥得計宜徑改本色爲折色每石折銀五錢驗派通縣折色銀兩按季給發又有恤孤之米以贍貧難老疾之人猾戶亦借以詭脫錢糧一如賄買軍儲之例奸胥隱蔽本色于緩解錢糧內朦朧掛欠其柴布銀則又鬼名支領以飽貪囊實在養濟院者不過四分之一而疲癯殘疾之人日夜叫呼于市凍餒而死此項恤孤之米亦宜每石折銀五錢驗派通縣折色銀兩而州縣正官親至養濟院每月將錢給散人有缺額卽時召集通縣乞丐擇其最病苦者立刻收入此不但合邑得沾折色之利軍與孤老得實惠而漕米亦不爲奸民詭脫矣江南民運之最苦者莫過于白糧除船戶之刁勒索官之供應上納之需索怒濤之漂沒萬古難悉只如漕白並行之日漕多白少則少不敵多漕輕白重則重不敵輕每自渡江以北積四五十日不得出清江口而沿途過閘下漕民受軍欺總不能前于是未抵直沽而嚴冰合矣不得已而僱車裝運腳價倍費車夫

鼠竊十僅存七窮年拮据傾家蕩產故百姓聞僉此解輒如赴蹈湯火職以爲白糧渡江而後漕船填塞委難越幫惟有饋運一法庶幾可行合敕令巡漕御史每年屆期差武職官一員把總以上者前至瓜州將白糧船押送至臨清出口計程限期不許遲誤其各漕運把總等官有阻撓者許委官飛報提究如是則旗軍自不能爲中道之梗不特小民易釋負擔而白糧亦得蚤達于帝都矣至于江南州縣有積米銀兩豐年賤價積米凶歲平價出糶甚便于民而州縣庫房竟有將此項捏名具領放債取利者宜令正官嚴查此項務實有米穀在倉以備荒年之緩急天下當此三空四盡而又有天災流行有地方之責者宜各自爲根本緩急之計也職之所請雖有數端然急解京邊者

救日前軍士之燃眉也委糧官南運者足南軍之餉而并絕北漕之漏也蚤發繇單者使鄉民不受吏胥之欺清其急公辦賦之路也軍儲恤孤求折色者非獨養軍贍孤又使漕運之易起也白糧需漕院委官押送者保全良民之身家亦使玉食易達于天子也清州縣積米銀兩者備地方凶荒之緩急也皆當今之要務而臣垣之職掌也職首疏求寬舊欠而急新徵此疏責成速解而并悉徵收運解之利弊體皇上外念吾軍內念吾民之至意集眾思以罄芻蕘也伏惟卽賜裁擇施行

崇禎元年十月初七日上十三日奉聖旨徵收錢糧先儘京邊繇縣解府繇府解布政司該府卽將起解日期先行報部以便查催司府州縣官一體考成輸納繇單

巡撫官責成州縣先期給散務簡明易知使百姓通曉
吏胥隱匿的處以重罪蘇松常嘉湖五府上供白糧漕
臣差弁押送不許漕船攔阻備荒米穀撫道不時嚴查
以積貯多寡爲治行殿最軍儲恤孤還遵舊制徵收本
色南糧府縣佐貳部運已屢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時政不宜久隳疏

題爲大僚不宜久曠時政不宜久隳懇乞聖明速賜裁決
以熙庶績以贊新猷事臣伏見我皇上孜孜求治宵旰不
遑其思得人以圖治蓋不啻堯之憂不得舜舜之憂不得
禹皋也其于吏治民生夷情備邊屢頒訓諭頻切叮嚀卽
使三事九列濟濟班聯昕夕經營猶慮智慮弗周或不能
仰副宸衷焦勞萬一乃今觀于諸大僚竟何如也以正卿

則銓臣樞臣久已杜門刑臣亦已病請矣以亞卿則戶部
侍郎王家禎工部侍郎張維樞皆以會議靜聽處分且浹
月矣夫家禎之會議以甯遠兵變也畱數萬之餉于數日
之間以備插之緩急而適逢甯遠脫巾之變家禎誠不能
無罪乃會議之疏家禎已閑住而王楫且免議矣使此議
而當則應罷斥家禎使此議而不當亦宜明示聖意司農
非無事之地而況此日之司農乎又督餉者乎其張維樞
畱咨一事既經臺臣參論維樞卽自對無慚然不執爭于
兌銀之前而持畱于發銀之後其咎已不能辭矣今會議
已定而明旨杳未處分臺臣吳阿衡奉差按浙久矣止爲
此事未結不敢叱馭臣同官張鼎延謂以屬糾堂非體並
參湯齊王楫乃湯齊奉有會議局結處分之旨似聖衷自

有獨斷何不亟簡前疏以絕外廷觀望之心乎至刑曹天子之法官也一切麗于法者勿辟勿宥權莫重焉今者虎彪之屬遷延一載尙未正法而梁夢環劉志選劉詔曹欽程等纍纍諸犯久漏爰書法紀謂何刑書喬允升精力尙強止以失儀杜門請告且臣見其受事之始卽疏請速結諸獄風裁凜然今似應敕令卽出視事蚤辟諸兇以快天下之心而奈何聽其悠悠託病爲也若夫銓臣統均任重黜陟用舍朝夕啓事不遑豈容旬日不視事者況內計之期已迫枚卜之典方新會推指日需人考功尙無定屬王永光以聞言自省故今日一疏明日一疏上畱之愈篤而彼辭之愈堅皇上何不渙發明旨責令速出卽日舉行枚卜等事倘其肥遁已決去志難挽則此一二大事聽其

長往以成雅尙斯不亦輔理旣早收得人之效而大臣復曲全易退之節乎伏乞皇上畱神省覽念大僚之必不可久曠時政之必不可久隳將會議二事速賜處分遣下戶工員缺蚤行銓補而刑臣責令速結大獄銓臣責令速完會推至本兵之任當此東西交警亦宜擇人而蚤付之蓋庶官無曠則代天工者不患無人而枚卜蚤行則熙庶績者更不患無領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上二十八日奉聖旨大僚不宜久曠說得是王家禎張維樞會議處分卽候旨行王永光速舉會推喬允升速完讞獄俱不得辭諉兵部尙書缺也著亟推堪任的來用該衙門知道

奉旨回話疏

奏爲奉旨回話事臣于本月初八日接邸報見錦衣衛一本奉聖旨溫體仁直言糾邪章允儒知情庇護且以廣微比體仁將不知何如視朕徇私滅公肆言無忌本當重處姑從輕著革了職爲民如有朦朧起用者同罪故卜大典濫入匪人把持冢臣撓其職掌耿志焯房可壯瞿式耜梁子璠都著回將話來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跼踖措躬無地正擬具疏回話聞初九日接邸報見協理府事禮部尙書溫體仁參侍郎錢謙益一疏中及臣名謂臣受謙益指使疏催冢臣王永光暫出完會推等語始知回話之旨蓋因體仁參疏及臣也臣謹將當日具疏緣繇據實爲我皇上陳之臣于十月二十五日具有大僚不宜久曠一疏蓋實見邈來卿貳杜門者接踵班行中頗覺寥寥故上疏懇

陳謂大臣中宜處分者卽當亟與處分應推補者卽當亟與推補蓋言官以言爲職凡目前時政之所急自不得不效其區區也荷蒙皇上俯採臣言許其不謬戶工會議先後有再議之明綸銓刑二臣亦旋奉責成之明旨而本兵員缺亦已卽日會推是臣疏所言業已實見施行矣今體仁乃牽連及臣以臣疏專爲速催枚卜而發致蒙皇上詰責夫枚卜舉行出自聖裁舉朝疏請枚卜者無慮數人條陳枚卜者亦不止數人豈有臣疏則枚卜舉行無臣疏則枚卜不舉行乎若以冢臣王永光之出爲臣疏所催則十月十九日下冢臣一疏先有枚卜在卽還遵旨速出料理之旨二十四日又下冢臣一疏又有枚卜大選俱不可緩該司官宣諭卽出料理之旨此皆在臣疏未上之前天語煌

皇是豈皆臣疏所請而得者乎臣拜疏于二十五日得旨于二十八日而冢臣見朝視事卽于二十六日是冢臣之出奉皇上之嚴命而出者也而謂爲臣疏所催乎臣職司封駁感激時事漫爾條陳夫亦自盡其職掌而豈料此疏卽爲臣之罪案乎臣待罪掖垣甫踰半載新進小臣凡朝廷一切會推會議諸大政務自有部院之長卽六垣自有六垣之長臣不過散給事中何能與參末議而乃以臣爲受人指使從中主張天日在上鬼神在旁臣實不任受也伏乞皇上俯鑒臣愚特垂寬宥謹因奉旨回話席藁待罪臣不勝激切悚仄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十日上十三日奉聖旨瞿式耜疏催冢臣旣云速完會推又云聽其長往殊屬憑臆有傷

國體著降一級調用該部知道

邪謀不可不破疏

奏爲黨論不可不明邪謀不可不破冒死直陳懇乞聖明垂鑒事臣少讀宋臣歐陽修朋黨論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蓋自古小人欲殘害忠良廣陷正類必以朋黨欲疑人主之心必以朋黨欲箝天下之口必以朋黨朋黨之說爲害于天下國家久矣皇上神明御宇四海維新尙書溫體仁因枚卜不與突興結黨之說舉朝聞之皆爲寒心臣請爲皇上臚列言之蓋自皇祖中年諸忠臣義士爭國本者忤權奸者多退伏林園如鄒元標顧憲成郭正域輩海內視如泰山喬嶽景星慶雲而浙之奸人劉廷元邵輔忠孫杰韓敬輩相與合謀聚族指諸臣爲黨而禁錮之及崔魏煽

禍與楊漣左光斗繆昌期等爲深讐廷元輩遂投入忠賢之門指楊漣等爲東林之黨凡漣等之親知朋友死者死戍者戍削奪者削奪無一人得免者黨禍之慘古今所未有也天開神聖誅逆鋤奸廷元等所主持之要典燬矣輔忠杰削矣敬以馬鳴世之糾參閑住矣羣奸兢兢虎視希冀體仁得入黃扉圖謀翻局體仁憤不得與遂倡爲舉朝結黨之說以傾動朝廷何其毒也今日在廷諸臣蒙恩賜環者其老成則鄒元標顧憲成之徒侶也其後進則楊漣左光斗之流亞也其生平期許建白非護持皇考先帝則忠愛皇上者也以護持皇考先帝者爲黨則必傾危國本者而後爲不黨乎以忠愛皇上者爲黨則必依附權奸者而後爲不黨乎曰舉朝皆黨則舉朝無一人得免於黨者矣必復然崔魏之灰盡反廷元等之席而後可矣體仁之心路人所知也錢謙益爲楊漣等忠義之朋科場一案久已昭雪章允儒一入夕垣魏忠賢矯旨欲廷杖之舊輔葉向高揭救稱爲海內第一清官房可壯當楊漣去國之後力爭會推侃侃不屈皆真忠臣也允儒掌科可壯掌道出自九死一生之餘爲皇上求賢輔弼豈肯推舉一賄賣科場寡廉鮮恥之人以爲大典羞乎願皇上之深思之也體仁謂舉朝皆謙益之黨多當有數百人少亦不下百餘人何不枚數其人一一爲皇上陳之而乃爲此翕張吞吐之語以疑皇上之心箝舉朝之口乎枚卜不公當先有言路糾舉不當獨發於會推不與之尙書謙益果不肖當直糾謙益一人不當倡造舉朝結黨之邪說今體仁旣以結黨

爲打盡之網復以求退爲護身之符如此奸邪能逃於皇上如神之鑒乎體仁之恨謙益而牽連遷怒於臣又不足與辨者矣伏乞皇上洞察邪謀大彰神斷無使讒說殄行忠良失氣則社稷幸甚臣新列班行狂直取咎前疏剖辨已明蒙皇上不加斧鑕但臣惟知報塞朝廷身名且不自顧惜豈敢一毫私見蹈謙益結黨之嫌然終不敢一毫瞻徇畏體仁結黨之議知之罪之惟在皇上而已臣不勝激切候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具奏奉聖旨

瞿忠宣公集卷二終

